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八上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履勣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欽

謄錄監生臣張鴻恚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八下

宋高宗六

癸丑紹興三年春正月丁巳朔上在臨安 己未命諸

路憲臣兼提舉常平司公事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

詔婺州年額上供羅並權折價錢 庚申李橫破穎

順軍降偽齊知軍士蘭和後三日敗偽齊兵於長葛縣

甲子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軍錢糧總

領名官自此始 李橫復潁昌府城陷趙弼巷戰不勝
遂遁去 乙丑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曹劇謂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
乎可布告中外應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
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
為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具所平反刑獄以聞三省
歲終鈎考當議殿最 金人陷金州 辛未雨雹而雷
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閏伯歲以辰戌月祀之用酒

脯 已卯詔太史局依舊頒降諸路轉運司歷日其賣
到淨利錢赴權貨務 壬午知桂州許中奉詔市戰馬
得千四百匹而弱不堪用上命降中二官樞密院因請
即邕州置買馬司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百疋為一綱
令帥臣提舉收買選見任官管押自是歲得千匹雖道
斃者半然於治軍亦非小補 乙酉減民間蠶鹽錢初
祖宗時賣民間蠶鹽政和三年詔民間不願請鹽者輸
鹽錢十之六渡江後不復予鹽而差損其直至是又申

明之 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為靜江府以上嘗領節度
故也 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
別人物專任選曹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拘以微文激
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
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公輔遽擢為監察御史國初猶存
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
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
驗加獎則是或尚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

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
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
從之 右諫議大夫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所宰渠
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桓公篡立
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
書名以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 己丑言者論軍中
虛費四事一曰冗兵二曰虛券三曰廣作名目以收使
臣四曰招集游手以充效用大略謂或有一軍不過三

二千而使臣至五六百又效用之給倍於上禁軍今乃以供雜役望詔統兵之臣與應副錢糧官同心體國愛惜財用立定使臣負數選汰效用詔樞密院申嚴行下

辛卯初置買馬司於賓州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合二十七萬緡欽州鹽二百萬斤為買馬費 陝

西都統制吳玠與敵遇于真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陷即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其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

諸將不能辨我當自行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
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
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復馳與敵遇玠軍纔千人益
以洋川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薩里罕曰大軍
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薩里罕大驚以杖
擊地曰吳玠爾來何速耶時金房鎮撫使王彥自西鄉
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而
壕寨將走降敵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地分雖

險而兵寡弱易敗乃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果退走敵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闕饒風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盡却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闕陷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下悉以陳規條畫為主凡授田五人為甲別給菜田五畝為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悉以歲課多寡為殿最 丁酉饒風闕陷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潰兵走通明縣破之四川大震 己亥

御筆臨安自兵火後民地為官司軍營所占者其預買
絹皆除之翌日輔臣言上戶往往已免下戶不能自陳
宜遵詔旨蠲放上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當
先及下彼豪家雖立法抑之猶能侵細民不可不察也
是日薩里罕入興元府經畧使劉子羽焚其城而遁
初饒風關陷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子
羽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
草木芽蘗食之遺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

玠在興州之仙人關為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于三泉金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寢傍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敵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俱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間道則吾勢日蹙大事去矣今經畧

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遠出其後褒斜山谷如行鼠穴
敵見玠遠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歸路勢必狼顧
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去此所謂善敗者不亡者也
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牆壘凡十
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
於是軍勢復振 庚子詔伯琮特除和州防禦使賜單
名從王令學士院擬二十字進入上自擇瑗字以名之
辛丑詔天章閣神御旦望節序帝后生忌應用羊肚

者以他物代之上以每位當用一羊故有是旨且諭大臣曰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 壬寅宗室瑗為貴州防禦使 甲辰詔諸州經總錢並委通判拘收

乙巳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偽齊兵於伊陽

丁未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見似除書上疏言都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姻聞浚論似非才不悅或告右

僕射朱勝非以浚起義兵平江時嘗有斬勝非之語勝
非又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制以子羽為宣撫判官
與似同治事大事多與子羽謀之似充位而已 虔賊
周十隆犯循梅汀州 庚戌廬壽鎮撫使胡舜陟改充
淮西安撫使應本路鎮撫司並受節制 辛亥工部尚
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參知政事新除翰林學士徐俯
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樞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
又例外賜以金帶 壬子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然罷

仍貶秩一等先是宣諭官朱異論然置明州三縣鹽場將沿海下戶一例勾籍其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貨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者或持杖而逐保正者言者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 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因以察其才能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罷任貶秩二等先是康國獻羨錢十萬緡上不受宣諭官朱異左司諫唐輝論康國拋糶民戶米麥踰年不償故有是命 三月戊午詔兩

浙諸州和買物帛聽以三分折納見緡 己未中書舍
人趙思誠言州縣武臣添差甚衆一郡至有三四十人
貪汙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義及有功勞於國之
子孫朝廷特加優恤者許添差外餘並禁止若以負多
闕少當自稍清入仕之門以息官冗民貧之弊詔除宗
室外令吏部開具申尚書省 淮西安撫使胡舜陟至
廬州潰卒王全與其徒來降前郡將王亨籍官逋之在
民者亡慮數萬緡舜陟盡蠲之亨又託名贍軍令市販

輸金舜陟亟罷之流民稍稍自歸舜陟發粟貸民俾濟
農事會歲大穰所收至倍公私皆給焉 甲子知建康
趙鼎為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京西招撫使李燾
傳檄諸軍收復東京朝廷嘉之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
察使 丙寅詔讀書習射童子求試者九人惟習射者
令召見餘賜帛罷之上因謂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
甚焉蓋絲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試者雲集此雖善
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謹也 己巳穎昌捷奏

至詔李橫再進翊衛大夫 癸酉東流令王鮪坐贓抵
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贓吏罕復黥配矣 甲戌尚書
左司員外郎王庭秀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
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望命五使所至以廉潔
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具名來上參以公議不次陞擢
以厲士風從之 丁丑初惠州獄囚黃四等七人有司
以為強盜當死推勘公事孟師尹錄問駁正無罪及是
上聞之特遷右宣教郎既有司言師尹嘗平反死囚

五人復命遷一秩 知藤州侯彭老獻賣鹽羨錢十萬
上批其奏付三省曰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
所當進納或恐妄有刻剝取媚朝廷特降一官以懲妄
作所進物退還翌日徐俯又以為言彭老遂罷 壬午
韓世忠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聞李橫進
師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召見而遣之 通判和州

賈直清提舉淮西茶鹽公事兩淮舊為分鎮地至是始
命監司 言者論軍屯所至發掘塚墓及借取平民首

級之弊詔以付神武諸將 癸未詔今後賊吏依祖宗
舊制斷訖令刑部鏤板行下以兵部員外郎劉景真有
請也 大理正劉藻請諸路獄案情犯未真者除命官
外更不取會令刑寺悉行兩斷委憲司遣官審問定歸
一斷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請其不可定歸一斷者即
上朝廷酌情處斷施行從之 夏四月丁亥尚書左僕
射朱勝非以母魯國太夫人楊氏憂去位 己丑韓世
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為屯田之計

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仍蠲三年租田主自訟則歸之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為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尋又免科配徭役 駕部員外郎韓膺胄轉對論刑罰輕重國祚短長係之望追法仁祖舊章凡獄官失入死罪者終身廢之雖經赦宥永不收敘上曰此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乎乃命有司申嚴行下 上曰縣令於民最親今多非其人呂頤浩言漢以九卿為郡

守郎官宰百里今縣令但以資格差注上曰豈在官資
卑崇惟在得人 庚寅安復鎮撫使陳規知池州兼浚
江安撫使規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至是召還入對首
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
納之以安復二州隸湖北帥司自是不復除鎮撫使矣
辛卯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屯鎮江時光世與韓世
忠更戍世忠至鎮江城下而姦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
擒而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訴於上江東統制官王

德請于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德有隙耳當身往迎見之謁入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丈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致酒結歡而別 金人去興元自敵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劔南諸路皆為徙治之計薩里罕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劉子羽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林關不及張浚遣統制官王俊復洋州興元府薩里罕既還鳳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玠子羽盡斬之惟留一人使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

何可招也玠亦遣薩里罕書以大義責之薩里罕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于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權貨務都茶場亦移於鎮江 浙東宣諭朱異薦

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義烏縣令閻丘
昕知龍泉縣汪汝則知瑞安縣熊彥詩知嵯縣姜仲開
政績詔並進一官呂頤浩言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恐
外議以臣為私上曰不可有功必賞乃所以為公使有
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 岳飛以大軍次虔州 癸巳

執政奏事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暴雨朕通夕不寐恐於蠶麥有傷徐俯曰暴雨不害蠶麥久則為害矣上色稍和 詔禮官重別討論昭慈獻烈皇后諡號時登仕郎鄒况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事且乞雪昭慈后元符之謗前二日上諭輔臣曰此哲宗朝事言之毋傷乎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其謗已雪矣上曰昭慈勲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子繼萬世之

統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其多近嬪嬙小人陰連
宮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致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
之罪也翌日詔况引對上曰况浩之弟故欲擢之俯曰
浩自有子柄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為御史使言事
聳動四方亦足為國家之光也 甲午知嚴州顏為條
上便民事乞嘗得解及應免解人並免丁役許之其後
太學生亦免 戊戌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所遣統領官
劉深以兵至鼎州時鼎寇楊太兵益盛僭號太聖天王

且用以紀年 己亥詔復五帝日月之祀四方帝以四
立曰黃帝以季夏之土王春秋分朝日夕月禮如感生
帝 湖南宣撫使薛徽言奏郴道州桂陽監去年旱民
乏食詔戶部剋副本路諸州米二萬斛付提刑司充賑
濟命未至徽言即諭漕臣發衡永州米賑糶而以經制
銀市米償之民賴以濟 壬寅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岑
請訪四方遺書以實三館從之 童子彭興祖五歲能
誦書劉穀五歲能騎射二人皆神武右軍小校子也都

統制張俊以聞上召見於內殿以興祖為右迪功郎穀
為進武校尉皆賜袍笏 丁未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
遣統領官張憲王貴分道擊虔寇彭友等獲之友先據
龍泉至是乃敗 戊申詔諸緣宣諭所按發置獄除正
犯人外並放上嘗論大臣曰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
至於贓吏所當深治然所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
意此後惟謹監司不必每事遣使故有是命 明州觀
察使高士瞻為保寧軍承宣使權管客省四方館閣門

公事士曠初召見乞落階官上曰士曠以宣仁近屬故稍優之然躡等亦不可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矣 詔自今大軍所過並令本州通判充錢糧官自入境隨軍出至境上 邕州進士昌懋特補忠州文學充廣西買馬司准備差使初提舉峒丁李棫既罷經略司更委通判賓州任彥輝就本州買馬道里迂遠大理馬遂不至

及是朝廷復置司買馬慤上疏請招來之仍諭諸蕃中馬及三百疋賜錦袍銀帶如有出格之馬依溪洞搭價收買不可循其舊例每蕃令提舉官以綵帛為信如遣效用入蠻許借官錢多市鹽綵結托山獠及諸蠻令開拓道路庶幾諸蕃忻慕曲盡招馬之術疏入遂授以官俾行其說焉 五月乙卯朔上諭大臣曰朕省闕天下事日有常度每退朝閱羣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即讀書史至申時而常程皆畢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

日如是也 詔諸路宣諭官所薦人才並俟終更令入對當不次陞擢以勸能吏 左承奉郎林儼獻書二千卷詔官其家一人尋以儼監西京中嶽廟 丙辰初馬氏據湖南始敷郴道永州桂陽監茶陵縣丁錢絹米其後丁有逃亡而不除其數民極以為患至是湖南宣諭薛徽言奏道州丁米萬七千餘斛乞以其半敷之田畝半取之身丁事下漕司相度未幾守臣趙坦亦以為言乃命田畝敷三分之二 詔博糴米斛以度牒官告償

其直者中糴數多之家多給官告數少者給度牒 戊
午大理少卿元袞言律令煩多非明察詳審而熟於憲
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請讞比擬繆誤者十常二三望
令刑寺官具法令引用有可疑者為之推原法意申明
以頒天下俾郡縣無承用之駁而姦吏絕因緣之市以
廣陛下欽恤之意詔刑寺看詳如其請 辛酉詔築第
百間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為名 壬戌應童子
舉張揉為迪功郎揉年九歲能誦書為古風詩孫子論

上親試而命之 癸亥呂頤浩奏事因論祖宗兵制上
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仁宗臨御最久恩澤及人
深朕於政事間未嘗不繹思仁祖庶幾其髣髴也 乙
丑侍御史辛炳入對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當減
今福建八州而添差至八十餘負理宜改正詔付吏部
炳又言宣諭大臣自今勿廢都堂公見之禮則必無乏
材之嘆詔三省通知 監察御史鄭作肅言通判出於
帥守之門則於州事無所執守視過咎無敢刺舉今藩

屏之權已重於此尤所宜謹乃詔諸州通判見任守臣
所辟者並罷丁卯尚書吏部侍郎韓肖胄同簽書樞密
院事充大金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部尚書充副
使 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桐廬縣而魔賊
繆羅與其徒八人已就招詔沂中速往招捕餘黨沂中
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 壬申言者論五使所至訟牒
紛起其間固有久負屈抑不得自伸至於因緣嫌怨虛
誕不實者十益八九望令有司具申朝廷特寘嚴憲從

之 乙亥天申節韓世忠進生鹿上不欲却論輔臣曰
將放之山林以適物性 丙子知永州黃陞與其州官
文武六人並罷以湖南宣諭薛徽言劾其贓汙不法也
金房鎮撫使王彥復金州 丁丑左中奉大夫王聲
英州編管坐權知岳州受賄當絞也仍以其獄示諸路
州縣 戊寅左宣教郎李長民守監察御史左修職郎
程克俊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歐陽興世登仕郎鄒
况並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得召對上問輔臣曰長民

性行比兄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二人皆淹博文詞則長
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薰以示從臣而正
民以為光等皆不合時宜者士大夫笑之徐俯言正民
之父景淵長者持論平乃不以元祐為非上曰顧長民
材行何如耳元祐之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
亦不可偏廢惟賢則用之又問況何如人頤浩等對以
浩之弟上曰浩固賢矣更當議況之賢否爾席益曰陛
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而又問況

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况用人乎
既而侍御史辛炳言况本非士類編評無聞玷辱名臣
之後望授降等差遣從之 己卯湖南宣諭薛徽言上
通判永州劉延年祁陽令張登治狀上問延年何如人
輔臣皆言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
雖聖人猶難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通判非如
縣令之不可數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徽
言又奏擅發錢米賑糶飢民乞黜責上釋其罪因詔自

今宣諭官合用錢物並申朝廷違者重寘典憲延年嘗
權興國軍巨寇李勝以迎奉神御為名將徒衆數千人
拏舟入軍延年禦之有方勝屈伏而去江西人至今稱
之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初張浚既受黜陟之命
事重者出敕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徐俯大
不平指以為僭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
旨 六月甲申朔徽州童子林國佐九歲能誦書詔免
解賜帛自是遂為故事 乙酉詔以臨安獄多淹滯命

察官一負詣府監視遣決事大者趣之 婺州進士張

志行賜號冲素處士志行東陽人以學行為鄉里所推
大觀中數舉八行不就浙東宣諭官朱異言於朝故以
命之志行年幾七十矣 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崇
寧間何執中為吏部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諸曹
皆置凡成案留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
金耀門文書庫人以為便迄宣和再置再省至是都官
負外郎蘇良治奏復之遂命末廳郎官兼領 丁亥同

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入辭肖胄言
今大臣各徇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之
宜今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
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肖胄母文氏聞
肖胄當行為言韓氏世為社稷臣汝當受命即行勿以
老母為念上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其節文氏
彥博孫也 庚寅上謂呂頤浩等曰為法不可過有輕
重然後可以必行而人不能犯太重則法不行太輕則

不禁奸朕常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切令之曰必行
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
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壬辰

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太中言建昌軍教授李彌正玉
山縣丞張絢清修廉潔文學過人詔並進官赴行在

甲午神武前軍統制王瓊為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
制置使時鼎寇楊么復犯公安石首二縣湖南安撫使
折彥質數請濟師乃命瓊總舟師以行凡湖南北兵並

受瓊節度已而瓊請招安金字牌上曰近來盜賊踵起
蓋黃潛善等專務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
渠魁是賞盜也么跳梁江湖罪惡貫盈故命討之何招
安為但令瓊破賊後止戮渠魁數人貸其餘可也 辛
丑進士歐陽凱士特送洪州編管凱士嘗上書論時事
前四日上諭輔臣曰頃上書人間有狂妄者朕多留中
不欲寘罪今凱士狂妄之甚若不懲戒且慮煽惑羣聽
亦害政之一端也可以其書付從官議罪來上仍宣示

臺諫議上故斥之 時方審量濫賞而以左右司領之
呂頤浩當國時有所縱舍左司員外郎王岡輒持不可
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
法者天下公共之法大臣行法與衆棄之尚誰怨前日
論甲黜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問今日復論丙如甲公
秉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
頤浩瞿然 自呂頤浩朱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創取
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

窠名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椿不能給十之一二
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大為東南之患今江浙月椿錢蓋
自紹興二年始 丙午詔內外從臣各舉宗室一人以
備器使先是知太宗正丞謝伋條上宗室五事曰舉賢
才以強本支更法制以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
爵以謹傳襲修圖譜以辨親疎時已用伋議復置宗正
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 丁未詔即駐蹕所在學
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十六人為監生置博士二

負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引兵發鎮江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屯登雲門光世懼其扼己改途趨白鷺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光世覺之乃北既是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餘人且言世忠身為大將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謹慎共濟大事而乃不循法度強奪戰兵若非臣彈壓嚴切必致兩軍相撻上貽聖憂樞密院言近兩軍申奏各互有招過官兵詔同都督孟庾體究發遣如無實跡行下逐司照會上尋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

事賜之 壬子自陝西既陷買馬路久不通至是知秦州節制階文軍馬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馬來市西馬復通蓋起於此 秋七月甲寅朔宣諭朱異言建州觀察推官林安宅清廉守正嘗面折范汝為詔循二資令入對 丙辰呂頤浩言役宮北門未成而役又少欲於忠銳第八將范溫麾下擇不堪出戰二百人助役且令溫自董之上問其故席益曰役夫出入禁闥非措所撫循無以彈治上曰不可四方聞之以為

使將帥舍甲兵而事營繕非今日整兵經武之道也

己未置博學宏詞科用工部侍郎李擢奏也其法以制
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十二件為題古今雜出
六題分三日試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犯贓人外願
試者以所業每題二篇納禮部下兩制考校堪召試者
每舉附省試院收試上等改京官除館職中等減三年
磨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奏補出身人以賜進士及
第出身同出身為三等之差著為令 詔太史局每月

具天文風雲氣候日月交食等事實封報秘書省 初
置提舉孳生牧馬監官於饒州置司時益市馬於廣西
故先擇牧地鄱陽置官提舉 甲子時大早上以為民
咨怨而傷和氣諭大臣曰雨不濡土當務修政事以感
天意和買未為良法重困吾民其令監司覈實勿為文
具也 丙寅詔鄉貢進士石公儒李郁並令赴都堂審
察公儒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
元祐黨人母陳瓘女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其子

妻之宣諭未異言其賢故召 丁卯詔錄用六朝勲臣
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其後得趙普趙安
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 己巳詔以久旱令兩浙
憲臣行所部慮囚左司諫唐輝乞令憲臣所至親自引
問庶使冤枉獲伸從之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
小使臣並月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
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上諭以今飲
食衣帛之直比宣和不啻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

難矣雖變舊法亦權一時之宜戶部尚書黃叔教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內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融應付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旱乞罷政上親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應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 乙亥朱勝非起復舊官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丙子詔諸路監司分按州

縣親錄囚徒以察寃滯以久旱用工部員外郎朱締奏也 泉州洪水溢壞城郭墊廬舍凡三日乃平 己卯

進呈左司諫谷輝奏講筵所祇應人以經進書推恩內門下後省私名慕允中換進義副尉仍與不作非泛補授乞追改施行遵守朝廷約束上曰此講筵所奏御寶批也既有例當依例施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比當如聖旨施行然副尉而煩諫官論執乞陛下從所奏上頷之徐俯曰既有例當如何上曰然凡朝廷所行事既有

法有例而行之因言者論列而改則是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闕大體呂頤浩席益又固請從輝之說上可之庚辰輔臣奏事呂頤浩言雨足上曰日者亢旱朕甚憂之以為穡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有年者纔一書有年者再而已以此知豐登之難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不雨上命議獄省刑弛力役進素膳及是雨乃足翌日上始御玉食焉八月丙戌初忠銳第八將徐文叛降偽齊劉豫

大喜命以海艦二十益其軍令犯通秦州 辛卯詔諸
路州軍自去年以後奏案未得斷勅者具月日申報取
斷先是禮部尚書洪凝入對論諸路獄案凝滯上諭輔
臣曰奏案遺決濡滯刑獄禁繫者多何以召和氣呂頤
浩曰奏案法有日限上曰但不舉行耳可常催趣務在
刑清庶革久弊乃有是旨 甲午上謂大臣曰元祐黨
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
賢徐俯曰若真元祐黨人豈有不賢但蔡京輩凡已之

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
有小人 庚子詔都轉運使移司撫州 甲辰手詔曰
比者雨暘弗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怵惕之中又復地
震蘇湖益甚朕甚懼焉蓋天之降災其應必至皆朕失
德不能奉順乾坤叶序陰陽之故咨爾在位大小之臣
有能應變弭灾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時已命諸路憲
司起發州郡所負積年禁軍闕額錢是日上諭輔臣恐
不便於民速令除放詔自建炎已來皆蠲之 御史臺

主簿陳祖禮言按臺令有三院御史分詣三省檢點之
文六察官輪詣六曹按察之制望申行之詔自下半年
為始 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請得具便民或邊防五事
如守臣例許之自是監司皆得條上 乙巳詔復置史
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皆直館檢討若著作佐郎有關
依元豐例差郎官兼領 戊申罷江淮等路轉運司
是月韓肖胄等始至雲中見宗維議事 九月癸丑尚
書左僕射呂頤浩引疾求去時天象示變臺諫交章論

頤浩之罪上始厭之 秘書少監孫近請命前宰相恭
具建炎四年二月以前時政記仍令修注官補建炎以
來起居注命百司各以朝廷所施行事報進奏院從之
丙辰朱勝非言近聞泉州水災已下本州詰問上謂
大臣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省蠲貸之
令隨之近日蘇湖地震泉州大水匿不以聞何也既而
泉州委其事乃詔民之被害者除其稅其當濟給及營
繕者以度牒二百賜之

臣留正等曰書曰明四目達四聰蓋言人君之視聽貴於無壅也管子曰堂上長於百里堂下達於千里蓋言人主之視聽易於隔絕也今欲去隔絕之患而使之無壅其唯言路乎四方雖遠有水旱災異使之上聞雖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疾苦其視聽廣矣能乎是則天下之事無不聞矣蓋人情喜聞其美而惡言其非所樂聞之事今也水旱災異而使得以上聞則凡可以達一人之聽者果何憚而不言乎奸佞之肆欺盜賊之竊發若是之類使其無之則已有則必以實告得其實而預圖之天下無難事矣其為益豈小補哉噫此祖宗之深意而太上皇帝所以責監司守臣也

權刑部侍郎章誼言朝廷比修紹興敕令去取之間不無舛錯望詔監司郡守與夫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

各摭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刪去訛謬從之
戊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罷為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頤浩再相凡二年侍御史辛炳劾
其不恭不忠敗壞法度及頤浩引疾求去殿中侍御史
常同因論其十罪 詔諸路水旱等事令監司郡守即
時聞奏如敢隱默當寘典憲 己未手詔以緡計贓者
三千為一疋舊法千三百為一疋建炎初增為二千至
是言者欲舉祖宗之制杖脊贓吏於廟堂上以緡直高

故有是旨 都省言近降金銀錢帛和糴米一百萬斛
務欲利國便民聞前時和糴郡縣多將糴米留不即支
及阻節減尅民戶實得無幾致所糴數少今宜革去前
弊詔有違戾者當職官吏並徒二年 庚申夜朝天門
外火燔民居甚衆 辛酉川陝宣撫司統領官吳勝敗
偽齊兵於黃堆寨 壬戌呂祉知建康府建康自南渡
後率以前執政或侍從官為帥至是特有此授祉既至
對於內殿首論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因條十事一形勢二軍政
三守將四屯田五通貨六省費七謹賞八民兵九斥堠
十間諜上嘉納之 癸亥起居郎曾統言記注之官職
司言動國朝尤重其選多以諫臣為之聽直前奏事所
以廣聰明也元豐官制始正起居郎舍人之名不復并
任諫列然有史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浸壅
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為嫌陛下雖有好問之
誠人臣雖有輸忠之意而舊制日隳莫之或舉誠為可

惜乃命依元豐舊制 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以刑煥
薨故乞賜皆踰常制上諭輔臣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
憲朕不敢逾豈曰后族故私之邪後復以皇后受冊乞
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况待遇后家又不敢
與宣和家等今請雖不已視其援母后為比者亦勿聽

丙寅江南西路安撫大使趙鼎為安撫制置大使兼
知洪州 河南布衣朱敦儒特補右迪功郎敦遣赴行
在以宣諭官明橐言其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參政席

益直諫院陳與義交稱其賢故有是命 庚午上謂輔
臣曰日來稍撥忠銳軍隸大將而江上防守諸將部分
悉定顧今歲防秋比日前為略具矣朱勝非曰今歲防
秋誠非前此可及上曰今有兵僅三十萬當更精擇止
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用之可以復中原威夷
狄豈獨扞防險阻哉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廷設官
有當廢而置當存而罷者自渡江以來不除寺監之官
豈非欲減冗負省浮費然在外諸司屬官浸增舊負以

江湖荆浙閩廣九路約計無慮百餘員事之倒置如此
今添差一路分都監之類月俸數百緡輟一員之費已
可養十寺監丞况一郡之官有踰百員而在庭之臣反
不及此數非所以尊王室臣愚以為當裁減諸路屬官
之數復除寺監丞官一則可以分掌郎曹繁劇之務二
則可以養試人才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
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遷其為利便灼然
明甚是日進呈上曰郎官高選前此多歷寺監丞乃得

之自渡江以來省併官曹序進人材徑至郎官非是其
議復置如同言 壬申自軍興以來機速事皆以白劄
子徑下有司既報行然後赴給舍書押降勅其後擬官
斷獄皆然兩省之職殆廢至是中書舍人孫近言國家
倣唐舊制分建三省凡政令之失中刑賞之非當其在
中書則舍人得以封還其在門下則給事得以論駁蓋
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令無反汗之嫌政事無過
舉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雖欲論執而成命已

行非設官本意望申嚴舊制應非軍期急速不可待者
並先書讀而後行詔自今非急速不可待時者並報應
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畫時行下 大理少卿張昺言
親民之官莫如縣令比來縣令不職奸賊日聞豈特為
令者之罪蓋在於舉之不審用之不當任之不久遇之
不厚臣欲乞每歲監司聚議舉縣令治狀尤異者一人
保明列奏乞行誅賞庶幾人自奮勵化為循良吏部注
授縣令並用合格之人不得注初補官子弟及文學衰

懦之士是日進呈上曰縣令尤為近民須一任有舉主
及格者乃得為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得為令
已釐正矣當謹守之乃命以約所言送吏部後多施行
甲戌江南宣諭劉大中言知寧國縣李椿年練習民
事稽稅有條湯鵬舉悉心撫字人服恩信詔並進一官
俟任滿赴行在 乙亥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為江東淮
西宣撫使置司池州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建康
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置司鎮江府神武前軍統制

王瓊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置司
鄂州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為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
使置司江州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知明州
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兼權殿前司公
事仍詔仲荀以紹興府溫台明州為地分始諸將雖擁
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
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 冬十月
癸未起復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

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以來官司文集散佚議者以
為銓法最為急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
部法來上乃命洪擬等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
至是成書 丁亥詔撫州進士鄧名世左承事郎李公
懋左從政郎徐禧並召赴行在以宣諭官劉大中薦也
戊子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張宗臣罷宗臣初除大理
卿坐贓去會婺州以賣鹽不法事被劾宗臣欲逮平民
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

知之否簽書鎮東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屢下恤刑之詔惟恐無辜被繫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慚九成因投檄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奏宗臣夙負且言其朋附權貴居五客之一故罷庚寅大理少卿元袞言四方之獄雖非大辟情法不相當者皆得奏請裁決今奏案來上大率皆引用情重法輕之制而所謂情輕法重者鮮矣豈人之犯法而無情

輕者乎欲望申軟凡遇麗於法而情實可矜者俾遵守
成憲請讞以聞詔申嚴行下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
賣馬上諭大臣曰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
虛名而勞民乎第令帥臣邊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
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 尚書吏部負外
郎劉大中宣諭江南路還入見以舉刺官吏申明利害
平反獄訟科撥財賦為八冊來上大中出使僅一歲所
按吏二十人薦士十六人所薦士後多知名 乙未提

點浙東刑獄周綱言新法弓手皆不逞之徒乞廢武尉
一司將見役人隸於文尉事下戶部如所請 丁酉禮
部員外郎兼祕書省著作佐郎舒清國言自有邊難盜
賊間起人民離散戶口減少而守令或不究心撫存凋
瘵謂宜以戶口增否立守令考課之法而優其賞格庶
幾守令惠愛及民從之 戊戌手詔略曰士大夫趨向
尚多趨附征利蓋奔競之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可令
臺諫伺察其微即行糾劾 舒清國試起居郎仍詔以

見闕官日下供職自是職事官除拜不俟給舍書讀率
得堂帖即視事 己亥偽齊陷鄧州 癸卯詔福建憲
漕置司去處並依舊制 李橫棄襄陽奔荆南知隨州
李道亦棄城去趙鼎遣糧舟至橫遂以所部如洪州
甲辰荆潭制置使王瓊率水軍至鼎口與賊遇接戰不
利瓊為流矢及木老鴉所中遂趨鼎州 偽齊陷郢州
守將李簡棄城去 丁未手詔曰邇來注擬榜闕之際
姦弊百出貨賂公行寒士困苦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

下之士莫不廉潔自厲三省可行措置柏臺嚴加糾察
初上以吏部注擬多弊手詔戒飭畧曰安得如皇甫鏞
之流鈐制吏姦除其弊源既而上以鏞迎合貢羨恐臣
下有疑翌日御筆改用毛玠事且諭朱勝非曰他時詔
語未當三省便可進呈改定徐俯曰此所以見盛德

戊申詔今後省試並就行在自諸路置類省試行之纔
二舉議者以為奸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試必於六曹尚
書翰林學士中擇知舉諸行侍郎給事中擇同知舉卿

監為參詳官館職學官為點檢官又以御史監視故能
至公至當厭服士心詔檢累降指揮申嚴行下於是遂
罷諸路類試 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太府司農守
軍器將作監各復置丞一員太府寺大理左斷刑右治
獄各復增丞一員始用常同請也 辛亥詔添差官州
十縣已上勿過十員三縣已上五員已下二員縣萬戶
已上三員已下二員仍並以二年為任 十有一月丙
辰執政進呈修運河畫一朱勝非曰修河似非急務而

饋餉艱難故不得已但時方盛寒役者良苦居民遷避皆非所便恐議者或以為言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焉 廣西經略司走馬承受俞似為諸司所劾罷自是走馬承受遂不復除 丁巳開封府布衣李漢英上書言國家之弊在用柔太過故敵得逞上曰光武治天下以柔漢室復興漢英所言狂易朕不以為忤聞罷可也 庚申禮部員外郎虞灃請銓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為五場就試人十分

取七榜首循一資從之 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舉劾稽違侵隱去處申朝廷取旨責罰 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統制吳全與湖寇遇於陽武口死之 甲子樞密院言韓肖胄胡松年使還上即位遣人入北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宗維始遣李永壽王翊等九人與肖胄偕來 乙丑殿中侍御史常同言皇城司以鄆王提領而不隸臺察閣門客省四方館以內侍鄧文說提領而不隸臺察祕書省以新置而不隸臺察若謂

近要之司不當察則三省樞密院尚有分察之法豈有
官司在六部之下而不隸臺察之理時閤門皇城司皆
援靖康詔旨依祖宗法隸屬中書省同復奏御史臺格
乃詔並隸臺察同又言六曹尚書侍郎拘執繩墨願少
假以權使隨事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
有司以奉法為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祖宗成憲朕不
敢改也

臣留正等曰任人固愈於任法而自秦漢以來鮮不
為法之用何哉公道不行私意交勝人不足任而法

為可守爾況乎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而所謂一代之法者本非成於一代其所循持亦遠矣特因時之宜而少為損益爾遵之可以致治違之則至於亂蓋已有明效大驗於前世庸可率意而輕之歟常同之請知任人任法之說而未察公道私意於時世也尚書侍郎雖未必皆徇私之人要其所御皆宿姦巨猾法明如是彼猶舞而用之法意一縱則將何所不至哉臣謂今日弊正在於不知謹守祖宗之法而上下因循廢弛儻每事一以祖宗之法御之何患於不治太上皇帝謂祖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是宜保之以為致治之龜鑑

詔沿淮諸寨鄉兵毋得輒擅侵擾齊國界分 庚午臨

安府火 壬申御筆皇城司係專一掌管禁庭出入祖

宗法不隸臺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先是常同援臺格
奏陳而幹辦皇城司馮益等復言本司自祖宗至今並
無隸臺察指揮輔臣進呈上曰政使皇城司隸臺察何
所憚顧祖宗法不可易今如易之後將輕言變祖宗成
憲者衆故不可不慎也 癸酉詔行在民居失火延燒
官屋數多者取旨依軍法 甲戌廣南宣諭明索奏廣
西提點刑獄董弁等十二人治行詔並進官一等俟滿
秩赴行在 乙亥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

侍從官歲各舉三人用宰相朱勝非請也 丁丑詔宣
諭官所劾臧吏罪至死者令刑寺責出情理巨蠹之人
三兩名令所在留禁俟旨時議舉祖宗杖黥之制故有
是命 初令賓橫宜觀四州守臣專管買發戰馬如邕
州例以提舉廣西買馬李預言逐州並係接連外界可
以招誘故也 己卯蠲南劍州所負民間獻納錢十六
萬緡葉濃之亂諸司悉取為軍費至是戶部責償而侍
御史辛炳言本州累經殘破今再取於民其為數百萬

戶之害豈特十六萬緡而已乃寢其命 庚辰詔諸州
大辟應奏者從提刑司具因依繳奏申舊制也 十有
二月壬午玉山縣丞張絢除正字用劉大中薦也 初
監察御史劉大中自江南還言虔饒兩監二年所鑄新
錢纔二十萬緡而用木錢十二萬緡吏卒之費又二十三
萬緡得不償費望減併官吏癸未從之 乙酉臨安火
後二日又火燔民居甚衆宰相朱勝非引咎乞罷政不
許 己丑詔四川諸州犯私茶鹽人並不用赦贖原免

自是天下茶鹽皆用重法矣 壬辰詔諸路監司令三省選擇差除自今臣僚差遣並不得自具闕乞差時御史建言祖宗朝除用監司必擇累任知州通曉政事實有政績或久任省府推判練達老成之人故使按察吏治發摘姦伏薦舉人材撫存百姓無有不宜若有本路利害就委措置無有不當近年任用太易以一路耳目之寄付新進望輕之人欲使政事修舉姦究消伏難矣望令中書慎簡聰明公正之人參之衆論書之於籍以

待有闕按籍除授疏入上諭輔臣曰今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至于乞宜明戒諭毋得具闕乞差庶修士檢然循習已久終不能革也 癸巳詔修蓋殿宇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 乙未詔初磨勘改官人許注外路教官著為令 宰執進呈差沈昭遠催軍糧事上曰差官數有言者蓋常賦自有轉運司官苟不職自當別選能吏豈可每每差官催督乎至於因事差官出外自祖宗時有之亦不得俱廢也 甲辰詔南班宗室新第仍

舊以睦親宅為名 丙午敵使李永壽王翊至行在
是歲宗弼引兵攻和尚原拔之 海寇黎盛犯潮州焚
民居盛登開元寺塔望吳氏故居問曰是非蘇內翰藏
圖書處否麾兵救之民賴免者甚衆 王寵既陷偽齊
劉豫令赴京擢用終不受偽命而去

宋史全文卷十八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九上

宋高宗七

甲寅紹興四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在臨安 甲寅進呈
臨安府勘武翼郎馮師道言語狂悖事上曰師道本畫
工嘗令繪佛像為民祈福已賜緡錢聞輒覬覦錫帶遷
秩此事在承平時猶不可況於今日豈有濫賞官職賚
予當勸有功朕未嘗敢以輕授師道以此怨望爾蓋上

重惜名器不以假人自百工伎藝之流一資不可妄得故因論師道罪狀諭無濫賞之意茲有以見御天下以至公也

臣留正等曰輕用名器不分流品此前日召亂之由也太上皇帝以爵待有德有功者雖貴近趨法求請未嘗予之況畫工乎此所謂大公至正之道宜謹守之

乙卯樞密都承旨章誼為大金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敵所議事朝廷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詔准浙鹽鈔錢每袋增貼納錢三千通舊為二十

一千諸州所收貼納錢並計綱赴行在尋命廣鹽所增亦如之 戊午詔宣州奏檀偕殺人疑慮獄案令刑部重別擬斷申尚書省輔臣進呈朱勝非言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法不論罪上曰今若加罪則後來州郡實有疑慮者亦不復奏陳矣 辛酉初知樞密院事張浚既至荆南上書引咎乞罷政詔不許是日殿中侍御史常同請對論浚以大臣之貴當閭外之權付與之專幾半天下事功不就受代而歸今乃聞命踰年故為留滯不

虔君命莫甚於斯壬戌詔浚疾速赴行在自是言者稍論浚矣 戊辰執政奏事因及北方事宜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失人心亦不可立國 自張浚召還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為都統制毛玠所重上聞之己巳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勲必禮裴度以正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尚列兵屯宜益務於和衷用力除於外患時玠為檢校少保位過浸隆

故有是詔 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以來
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祝文付下上曰
霖雨地震之灾豈非重兵久在蜀調發供饋椎膚剥體
民怨所致當脩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禱乎 丁丑召江
西制置大使趙鼎赴行在將以代席益也鼎守洪都踰
再歲戢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 戊寅夜臨安火
已卯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以舊職知温州肖胄
與朱勝非議事不合力求去疏三上乃有是命後三日

改提舉洞霄宮 右迪功郎吳伸上疏訟張浚無罪大
略為浚忠有餘而智不足且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
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望陛下痛察之無使朋
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間實宗廟社稷之
福 二月辛巳朔詔南班宗室自今並赴臺參故事宗
室遷官或赴或否至是用御史常同言著為令 壬午
詔贓罪至死者方籍其貲 癸未參知政事席益提舉
江州太平觀先是諫官劉大中既奏其罪殿中侍御史

常同復以為言上曰諫官御史所言臣僚過惡未必皆實然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既審知其小人自當退之也 乙酉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兼權參知政事 軍賊檀成犯長陽縣荆南鎮撫使解潛遣統制官胡勉捕斬之 戊子監察御史明橐宣諭嶺南還入見橐出使一年三閱月所按吏二十有七人薦士二十人凡五使所案吏總七十有九人薦士五十有七人而劉大中所劾多大吏橐大中朱異所舉多聞人又薛徽

言銳於有為而橐大中數言公私利病惟胡蒙奉承大臣風旨此其大略也 乙未詔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赴行在 戊戌詔廣西提舉買馬官移司邕州 己亥初命三衙管軍及將帥觀察使以上舉忠勇智略可自代者一人如文臣之制 辛丑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入寇犯仙人關先是敵既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敵必深入乃預治壘於關側號殺金平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平

之地去原上遠前陣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
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薩里罕劉夔率十萬騎入寇進
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敵據高嶺為壁循嶺
東下直攻我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
關倍道而至轉戰凡七日統制官郭震為宗弼所襲破
其寨王師屢敗玠斬震以徇敵復攻之 壬寅常同為
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
然 乙巳監察御史明橐言昨李棫遣人入大理國買

馬於邊防有所未便小必失陷害物大則引惹邊釁臣
講究買馬之術有七深入蠻國誘之不惜其直一也厚
有繒綵鹽貨之本二也待以恩禮三也要約分明四也
禁止官吏侵欺五也信賞必罰以督之六也馬悉歸朝
而後付於將帥七也望下提刑司根究諸司鹽利剩錢
應副買馬仍下提舉司詳前七說施行從之 鄉貢進

士李郁為右迪功郎郁以布衣入見所呈皆當世務上
批郁學通世務議論可采故有是命 丙午知樞密院

事張浚至行在殿中侍御史常同侍御史辛炳皆有論
列不報浚既見遂赴樞密院治事 三月辛亥朔川陝
宣撫司都統制吳玠敗敵于仙人關初宗弼與玠連戰
未決敵遣生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却之賊怒
擁衆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鎗手深入統制官吳
璘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敵分為二
陣宗弼陣于東將軍韓常陣于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
第二隘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為蜀阨塞死不可失當守

以強弩彼不敢舍此而犯關玠從之敵進攻第二隘人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磷督士死戰矢下如雨敵死者復踐而登薩里罕翌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玠遣政與統領官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同統領王喜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敵營敵驚潰將軍韓常為官軍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劫敵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

俊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敵決意入蜀自
薩里罕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
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丁巳右司諫劉大中
守秘書少監上諭朱勝非曰大中頃使江西頗多興獄
今猶未已若令為諫官恐郡縣觀望朕於用刑欽恤明
慎常懼有司行法於意外今遷大中為少監蓋朕之深
慮也 戊午江南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時鼎
已召而未至也上命鼎薦人才鼎即以王居正呂祉董

弇林李仲陳橐朱震范同呂本中上之乃詔三省公共
隨器任使 撫州布衣甯子思獻白銀木刻成千手大
悲像極精工朱勝非進呈上曰朕平日未嘗佞佛然亦
不敢加訾顧飾象設以祈福乃流俗之事非朕心也勝
非又言撫州有玉尊刻成龍文疑禁中舊物未敢進上
曰此尤無謂異時茶馬司常竊市馬之直以易玩好是
舉山澤之利而投之無用之地矣其勿受自今有來獻
者皆却之 夜雨電 壬戌孟庾自鎮江至行在時督

府諸將既已分戍遂併其府廢之而以其餘兵隸都統制張浚 乙丑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浚不已上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浚懼即移疾待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上乃釋然炳又言前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僭擬專恣誤國欺君慢上者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丁卯張浚落職奉祠後三日詔浚福州居

住

龜鑑曰建炎初潼關告警羽檄交馳浚以密院而任川陝宣撫之職請任西事分司秦州左道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興元一奏勇於自任擢劉子羽於參謀而弛禁通商輸財濟饑熙如也用趙開於總領而民不加賦軍用自足裕如也而分畫諸將如吳玠如王彥如劉錡如關師古等莫不屬其指授之下自是而捷於寶難捷於箭筈捷於和尚原捷於殺金平劍閣棧道賴以保全此雖吳武安玠以下諸將戰鬪之功而分畫措置莫非我魏公力也而議者乃以秘閣崇儒尚方鑄印中傷之雖聖明天子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之喻而還朝以後言者滋甚浚不容不落職出居外郡矣

浚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浚雖得罪猶上疏論敵偽暫和心必未已當益為備具大略言此敵情

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紹興二年秋尼雅滿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為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余覩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伊都之難稍息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敵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州敵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詞婉

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竟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敵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紓綏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為難從之事也竊惟此敵傾我社稷壞我寢陵迫我二帝馭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況劉豫介然處於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敵借使暫和心必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詞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

人謂和議已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為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為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戰守者無反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墮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為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闢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

宗尹王喜王彥可為統制後皆有聲世服其知人 癸酉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詔送史館 乙亥御史中丞辛炳論用人三弊曰分朋黨以立門庭緣愛憎而有用舍記小過而掩實行疏奏上嘉納之 詔草澤鄧名世引見上殿名世初以劉大中薦召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古今姓氏上遂命為迪功郎 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川陝宣撫副使上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拊卿之

背也玠素不為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
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
萬一或有意外則豈不上負朝廷委注之意下孤軍民
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
之不肖使為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間究抑而無告
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幕客乃服 總領四川財賦
趙開令再任用王似等奏也 辛巳詔兵部申嚴奏功
不實法時臣僚奏軍興以來陛下不惜爵賞以旌戰功

勸忠節而所屬上功類不覈實有隨衆從軍而曰躬冒矢石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賊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有未嘗臨敵而曰斬獲賊級似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故有是詔 癸未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以諫議大夫唐輝給事中胡文修殿中侍御史常同文章論之也 丙戌吳玠與敵戰敗之復鳳秦隴州敵丁亥詔衢州布衣江表召赴都堂審察守臣謝克家言其才行于朝故召遂命

為右迪功郎 庚寅置孳生牧馬監于臨安府 甲午

罷廣西茶鹽司其職事令轉運司所管其後復以廣東
提舉司兼之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

丙午僉書樞密院事徐俯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俯既
登宥密頗驕傲自滿朱勝非趙鼎同在二府俯蔑視之
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論兵視鼎曰
公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
書邪俯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 戊申罷

婺州市御爐炭令戶部講究更有似此之類並行禁止
時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炭須胡桃文鶉鴿色會守臣
王居正入為起居舍人面奏臣頃承漕司牒開讀至此
羣吏以目俄頃之間道路籍籍聞之傍郡蓋有不勝其
擾者上曰朕平居衣服飲食猶且未嘗問其美惡隆冬
附火止取溫暖豈問炭之紋色也及是輔臣進呈上感
然曰當艱難之時豈宜以此擾人可令速罷故有是旨
五月庚戌朔先是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今

陷於寇所當先取上曰就委岳飛何如參知政事趙鼎
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至是命飛兼黃復州漢陽軍
德安府制置使以飛出師也 癸丑左朝奉大夫范沖
守宗政少卿兼直史館前一日執政進呈上諭朱勝非
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
當重別刊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沖者已有召命可
促來令兼史事勝非曰神宗史緣添王安石日錄哲宗
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刪修

足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幸甚 甲寅詔淮南帥臣兼

營田使知通縣令銜內兼帶營田二字於是大省冗官

且令監司守臣條畫營田利便限一月聞奏焉 江西

制置使岳飛復暹州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 丁巳

詔監司郡守常切機察賊吏犯法巡尉失職並仰劾奏

如失覺察取旨重行時禮部員外郎郭孝友言令東南

州縣無水旱之灾夷狄之禍而居無尺椽爨無盛煙者

賊吏害之盜賊擾之耳郡縣有賊吏乃煩朝廷遣使以

黜陟之是按察之官不稱職也鄉邑有盜賊乃煩朝廷命將以招捉之是討捕之官不勝任也願陛下申命有司禁貪墨於未發之前消姦究於未形之際故有是旨

庚申詔日歷所速行條具重修哲宗實錄事件聞奏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統兵官劉光弼乞陞差上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與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人蒙陛下厚恩不思叶心報國一旦

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綱紀上以章示
二人他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
良峻拒之世忠見上因及其事上曰世良等內諸司耳
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繫漢寇
恂賈復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
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
世忠頓首請罪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
上以其語諭輔臣然二臣卒不解 癸亥日歷所乞關

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先是內東門司
取旨不許供報至是史館修撰綦宦禮復以為請乃許
之上因言禁中百事皆遵守典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
輕議改更亦厭紛紛多事也 甲子參知政事孟庾兼
權樞密院事時密院全闕官用故事而有是命 戊辰
罷諸縣武尉 壬申三省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
歸之六曹上諭朱勝非曰卿等當進退人材修明法度
助朕圖恢復之計繁文末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勝非

頓首謝 癸酉詔修國日曆所復以史館為名 甲戌

國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禮未正者十二事 丁丑詔

秉義郎子彥特轉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左中大

夫新知泉州令慮特轉左大中大夫初令慮奉詔選宗

室子至是復得子彥之子伯玖年五歲上以其聰慧可

愛命吳才人育之 以中書舍人張綱言詔令慮轉左

太中大夫指揮勿行 岳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偽齊將

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六月壬辰詔川陝合赴省舉人令宣撫司於置司州
置試院選差監試考試官務在依公精加考較絕請託
不公之弊先是詔省試並就行在至是禮部侍郎陳與
義奏川陝道遠恐舉人不能如期故復令類試焉 乙

未詔楊華特補修武郎添差臨安府兵馬都監樞密院
奏華已受程昌寓招安故有是命 金星晝見經天

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朱勝非
奏曰冲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當元

祐中任諫官後坐章疏議論責死嶺表而神宗實錄又
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下之意及其增修者
不無刪改倘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上曰紛紛
浮議不足恤也勝非曰冲不得不以此為辭今聖斷不
移冲亦安敢有請上復愀然謂勝非曰此事豈朕敢私
頃歲胎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
事昭慈謂宣仁聖烈皇后誣謗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
所載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于懷朝夕欲降一詔

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勝非
進呈曰諭及此天下幸甚 詔增置秘書郎著作郎各
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 己亥詔今後除授館職寺
監丞博士御史臺檢法官主簿在外監司帥司並命詞
給告承務郎以上差遣給敕令惟選人止用劄子 庚
子吏部員外郎呂聰問上故相呂大防所撰其祖公著
神道碑且言臣猶記憶少時親見大防取索當時詔本
日歷時政記以為案據撰成此文由是觀之先皇與子

之志蓋已定於一年之前豈容中間更有異議其所以
召臣祖輔嗣君欲更革之意亦皆出於神宗皇帝之本
心後來臣祖與司馬光乃是推原美意遵奉初詔即非
輒詆先帝輕變舊章當時若使更俟年歲神宗當自更
之豈特元祐臣切聞聖詔欲改修二史所係之大者無
出於此謹以投進乞宣付三省史館錄白以為案底從
之 壬寅初置史館校勘員 惠州牢城人呂熙許自
便熙坐殺苗傅之徒張政抵罪至是始釋之 丙午執

政奏事上顧謂曰岳飛已復襄郢尼雅滿聞之必怒況今
正是六月下旬便可講究防秋儻敵人尚敢南來朕當
親率諸軍迎敵使之無遺類即中原可復也 江西制
置使岳飛復隋州 是月熒惑犯南斗 秋七月戊申
朔吏部尚書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祠部員外
郎范同言師克在和 大抵剛果豪健之士以氣相高始
由小嫌寢成大釁陛下拔用才傑禮遇勲賢備極榮寵
固將馮籍忠力掃除塵氛一清寰宇恢復祖宗之業而

道塗竊議以謂將帥忘輯睦之義記纖芥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已或恃勲勞而排抑新進審如是也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為戒追漢唐名將而踵其迹豈惟社稷是賴而勲名寵位克享終始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劄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不叶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為張浚所忌故同及之 丙辰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為檢校少司奉寧保靜軍節度使錄仙人關之功也 丁巳詔左右

司歲考郎官功過治狀優劣上省取旨賞罰復舊制也
辛酉知湖州汪藻上所編中興詔旨三十七冊詔送
史館 甲子岳飛復鄧州 己巳執政進呈內降公事
上諭曰近民間又造飛語多及內侍此曹何足惜恐因
而生變不可不止絕之朱勝非曰恐軍中亦有幸變者
更乞諭張浚楊沂中使之機察然內侍輩亦望約束今
省事上曰何嘗假借此曹兼已成浚與沂中但令臨安
府略加根治可也趙鼎進曰民言可畏亦不可不採聽

願陛下思所以致此言之由上嘉納之 詔戶部措置

錢物二百萬緡增數和糴舊例朝廷歲降本錢三百六十萬緡約糴米九十萬石至是中書請增糴馬 庚午命宰執按閱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帶到軍馬光世自池州入朝見上言今軍中錢糧既已不乏器甲又漸足備臣官職超踰衆人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紀中興名將帥書臣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光世懽然受命而去 辛未樞密院承旨章誼給

事中孫近使金國還入見初誼等至雲中與宗維希尹
論事不少屈敵諭令亟還誼等曰萬里叩命兼迎兩宮
必須得請敵乃令蕭慶受書宗維荅書又約以淮南毋
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
豫所留以計得免上嘉勞久之 癸酉初命大理丞評
判定見行斷例 己亥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昌叛兵
上曰官軍既入城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肆
殺戮恐須劫掠耳上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遭此禍

其令有司優恤之 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
范冲入見上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為奸臣所壞
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冲對曰臣聞萬世
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時祖宗之
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更當時大臣如呂夷簡
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
簡仲淹坐此遷謫及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之自知
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已見非毀前人盡變祖宗

法度上誤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於安石此皆非神宗之意上曰極是上又論史事冲對先臣修神宗實錄首尾在院用功頗多大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後安石婿蔡卞怨先臣書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紹述神宗其實乃蔡卞紹述王安石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煥然明白哲宗皇帝實錄臣未嘗見但聞盡出姦臣私意未論其他當先明宣仁聖烈誣謗上曰正要辨此事上又曰道君皇帝聖

性高明乃為蔡京等所誤冲對道君皇帝止緣京等以
紹述二字劫持不得已而從之上曰人君之學不在如
此當以安社稷為孝冲對曰頃在政和間嘗聞道君皇
帝六鶴詩一聯云網羅今不密回首不須驚宣示蔡京
等云此兩句專為元祐人設以此知道君皇帝非惡元
祐臣僚上曰何如當時便下一詔用數舊臣則其事遂
正冲對曰如聖諭天下無事矣上又論王安石之姦曰
至今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

人情何故直至如此冲對昔程頤嘗問臣安石為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頤曰不然新法之為害未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為害最大蓋已壞了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為然其後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上曰安石至今猶封王豈可尚存王爵 庚辰御札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

臺諫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鼎除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之 詔吏部

編七司例冊時有旨六曹細務令長貳治其事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例條者酌情裁決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言旋行檢例吏得為姦乞將應干敕劄批狀指揮可以為例者各編為冊令法司收掌以俟檢閱從之 癸未知江州陳子卿報岳飛已復鄧州上曰朕素聞飛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

胡松年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若號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緩急豈能成功耶 甲申侍御史魏矼入對論遴擇羣才隨宜器使考之僉論揆之已試毋分朋類毋徇愛憎上自廟堂次及將帥侍從下至百司庶府外至郡守監司各因其才而任之則天下之務粲然舉矣己酉輔臣進呈上曰朝廷當為官擇人不可為人擇官矼論隨宜器使正得用人之道 戊子趙鼎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鼎因奏事言臣今此以與

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邪上悟是日輔臣進呈孟庾胡松年言鼎使名與王似盧法原吳玠相似請易一使名鼎奏荆襄乃川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為然故有是命乙未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充大金通問使閣門宣贊舍人王繪副之詔以餘杭縣南上下湖池置孳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臣兼提舉每馬五百匹為一監壯一而牝四之歲產駒三分斃二分以上皆有賞罰丙午詔追王安石舒王告毀抹從呂聰問之請也靖

康初已詔追奪安石王爵至是始毀其告焉 詔江西
和買絹折納錢每匹減作六千省人戶願輸正色者聽
戊戌直史館范冲條上宣仁聖烈皇后誣謗事冲奏
臣親奉玉音開諭再四至於議熙豐之法度則曰神宗
之意初實不然言紹聖之繼述則曰帝王之孝豈在於
是辨宣仁之誣謗謂功烈之盛何可不明思道君之聖
明謂姦臣所誤安得不悔臣願陛下特出睿斷明詔羣
臣以聖意所在示之好惡詔付史館 壬寅神武後軍

統制岳飛為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
樞密院言楊太等作過日久理難容貸王夔出師踰歲
不能成功致一方受弊乃詔專委飛措畫討捕飛時年
三十二自中興後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川

陝宣撫使王似復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以趙鼎出
使故也 權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乞提點
官以次推賞上曰朕愛惜名器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
當轉官但可等第支賞耳 九月丁未朔右奉議郎呂

應問貸死除名化州編管先是朝議取宣諭官所劾贓吏擇最重者一人用祖宗故事決之應問前知華亭縣與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本皆繫獄刑部言應問犯自盜贓六十三匹大本犯枉法贓一百四十五匹比之應問數多乃令應問先次依法擬斷 戊申詔減淮浙鈔鹽錢每袋三千令諸場對支新舊鈔各半以戶部言摧貨入納遲細故也自度江至今鹽法五變而建炎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併支焉 壬子詔賜川

陝荆襄都督府度牒二萬道紫衣師號各二千五百道
趙鼎將行上疏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
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
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
則有之然未必如言之者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
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
便生歛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
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

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

癸丑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閣門宣贊舍人王繪以使事入對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朝廷未知也 甲寅建

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臣曰世忠為國之忠甚切可降詔

獎諭 乙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淮南營田四五年間不聞獲斗粟之用是必有不可行者今江北流寓之人失所者甚衆若委逐處守令誘之歸業應有照驗物產盡數給還仍根括荒地許人請佃隨其力之大小量給頃畝與為永業十年勿問兼營田而行之將見鄉聚相望阡陌相屬雞犬之聲相聞異時博糴甚贏餘亦足以紓急闕而省轉餉願更詔羣臣商榷利便斷而行之詔戶工部相度申尚書省 辛酉合祀天地于明堂赦

天下乙丑偽齊以金兵分道入寇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謀報舉朝震恐勸上他幸議散百司趙鼎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用鼎計先是右僕射朱勝非因久雨乞行策免故事又以餘服為請章十二上至是祀明堂畢勝非復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二事侍御史魏矼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鼎之為參預也嘗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浚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鼎曰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

計上意已悟又使浚密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已有命相之意矣 庚午起復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勝非解官持餘服 主管江州

大平觀朱震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

詳議官震言荆襄之間汭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

土宜麻麥古謂之租中若選良材招集流亡務農重穀

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

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

而動席卷河南此以逸待勞之道也詔送都督府時震始入見上首問以易春秋之旨震以所學對上大善之壬申輔臣進呈上曰宰相有姦惡臺諫當言朕當施行若撫以小過使人無善去者誰肯作相耶趙鼎曰對曰陛下眷照如此臣鄰幸甚金人及偽齊之兵分道渡淮知楚州樊序棄城去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府癸酉知樞密院事趙鼎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無知樞密院事初鼎奏稟朝辭上

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制下朝士動色相慶 甲戌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為參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上謂輔臣曰朕為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和而敵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趙鼎曰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上因曰伐蔡之功亦憲宗能斷也故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

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丁丑參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事己卯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自鎮江復如揚州初上聞敵騎渡淮再以御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為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繫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

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
遂進屯揚州 庚辰侍御史魏矸殿中侍御史張致遠
右司諫趙霈以急速事乞同班入對許之既而矸等與
吏部侍郎鄭茲等以上親總六師皆乞扈從致遠又言
今此敵敢大入謂我猶如向來不習戰爾若戎輅親征
必伐敵謀上曰此朕志也 知鎮江府沈晦乞促張俊
統兵為韓世忠之援趙鼎等稱晦論激昂上曰晦誠可
嘉然朕知其為人語甚壯膽志頗怯鼎因稱馬廣極有

才可用嘗因苗傅事得罪然諸葛亮能用度內人區區庸蜀遂致強霸上曰齊小白能忘射鈎之讎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廣可令引見上殿示以恩信然後用之彼必效死力以報朕沈與求曰陛下駕馭諸將如此何事不濟鼎對曰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幸甚 壬午直史館范冲奏錄曰先臣祖禹供職國史院間日上進又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降付史館更憑衆議看定修立詔依奏並送史館 癸未福州居住張浚為資政

殿學士提舉萬壽觀無侍讀趙鼎言浚可當大事願今
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
命 甲申大理少卿張杓乞宮觀上曰杓為理官頗有
平允之稱邇來有司率多觀望鍛鍊或至刑獄失當甚
非朕所以欽恤之意人命至重豈可忽擇其尤者當痛
加懲艾大抵刑獄以明恕為先深戒慘酷趙鼎曰杓昨
久任理官不畏強禦極有執守上曰當議陞擢以為理
官之勸 丁亥和州防禦使馬廣復明州觀察使充樞

密副都承旨廣入對遂有是命翌日趙鼎奏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上曰廣知兵法有謀略不止於鬪將而已 戊子趙鼎聞劉光世韓世忠異議恐上意移動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自詔親征士皆鼓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 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嚴州進士方行之獻家財六十緡助軍戶部乞許

行獻納依例補官從之自渡江後許民間獻納補官始
此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鎮敗之初
奉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良臣等至揚州東
門外遇選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今往江頭把隘
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流星庚牌脊至世忠出示
良臣等乃得旨令移屯守江二人出北門晚宿大儀鎮
翌旦行數里遇敵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下馬
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

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有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敵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出城六七里遇金將聶呼貝勒同入城敵問講和事且言自泗州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瓜州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為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未還使人不可得而知初世忠度良臣

去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引兵次大儀鎮勒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賊聶呼貝勒聞世忠退軍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官呼延道救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上堪人胷下捎馬足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世忠又遣董旼分兵往天

長縣遇敵于鷓口橋擒女真四十餘人是日早朝輔臣
進呈世忠奏已統兵渡江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成
功可令戶部支銀帛萬疋兩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
與求曰自敵騎蹂踐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
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
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容遙制
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其臨機
制變而捷書已至矣 己丑金人圍濠州 淮東宣撫

司前軍統制解元與金人戰于承州敗之初金人至近郊元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路之要又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出衆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食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

騎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
金人大驚躊躇無路遂向獄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
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
械皆為元所得 初聶呼貝勒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
等至天長聶呼按劔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
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為國家
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為餌安得令知其計敵曰汝往見
元帥右副元帥昌遣伴官蕭揭祿李聿興來迓遂以

議事迎請二聖之書授之 壬辰太尉神武石軍都統
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法
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自是為例

甲午初令江浙民悉納折帛錢折帛錢自此愈重 遣
侍御史魏玘往劉光世軍監察御史田如鼇往張俊軍
前諭事時光世軍馬家渡俊軍采石磯上命促二人往
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權相敵且持私隙莫肯協心玘
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

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
亦有利光世意許砭因勸之移書二師以示無他使為
掎角已而二師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于上
於是光世移軍太平州 丙申金人陷濠州守臣寇宏
棄城走通判州事國鳳卿為所殺 戊戌上登舟發臨
安府奉天章閣祖宗神御以行晚泊臨平鎮進呈劉光
世乞與韓世忠軍一般支錢糧上曰諸將之兵用命則
一其所支錢糧豈容有異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沈與

求曰豈惟錢糧至於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上
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趙鼎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
不以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上曰今日朕親總六師
正當公示賞罰 詔松江州縣如排辦太過令監司具
名以聞當重行黜責 己亥上次崇德縣韓世忠遣本
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旼參議官陳桷以所俘女真一百
八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陣歿人乞厚加贈恤上感然曰
使人死於鋒鏑之下誠為可憫可令收拾遺骸於鎮江

府擇地理殞令胡松年就鎮江府設水陸齋致祭沈與
求曰自建炎已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
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趙鼎曰陛下既親總六師則
第功行賞與他時不同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
必有成功 壬寅御舟次姑蘇館上乘馬入居平江府
行宮守臣孫佑進御膳其卓子極弊上不以為嫌他日
謂趙鼎曰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亦所
甘心 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秘閣

修撰更與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
劄因論建炎之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真二人於
極典上曰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
雖已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官賜
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居正草
制曰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謂良臣身
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
東甬澈其始將有意於忠臣乎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

不為良臣也雖然爾即不幸不失為忠而顧天下後世
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己
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 甲辰金
右副元帥昌召通問使魏良臣王繪相見 乙巳淮西
安撫使仇愈遣兵擊金人于壽春府敗之遂復安豐縣
十有一月戊申胡松年自江上還入見上問控禦之
計松年曰臣到鎮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
士奮勵爭欲吞噬金人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上曰

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効侍從臺諫搜剔
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靖禍亂濟艱難非朕夙夜留
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敵騎侵軼何以禦之 己酉詔
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黃潛善更不追復觀文殿學士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落職依舊宮觀 庚戌
進呈承楚泰州各有水寨民社團聚邀擊敵馬上曰淮
甸遺民未能安業今又遭此敵騎乃能力奮忠義不忘
國家實我祖宗涵養之力凡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

稅及諸般科配差役仍支錢采以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以固國祚益以長矣 壬子手詔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鑿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憑河之怒敵雖逞於光殘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於屈辱是以卑辭遣使屈已通和仰懷故國之廟祀至于賈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為事端間諜和好信逆雖之狂悖率羣偷而陸梁警奏既聞神人

共憤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賊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承之後每乖舉措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靈共刷國家累歲之恥殪彼逆黨成此雋功自豫僭立朝廷以敵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始下詔聲其逆罪焉 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敵于臘家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遣從儀以兵入偽地遇敵勝之 癸丑白州安置劉子羽放令逐便初吳玠除川陝副使乃奏辭新命且言屢破金

人豈臣之功乃子羽知臣而薦拔之功也望追還成命於張浚與子羽少寬典刑上曰進退大臣蔽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可聽子羽自便上因言臺諫論事雖許風聞須要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戊午僉書樞密院事胡松年無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故也上見士氣大振捷音

日聞欲度江決戰趙鼎曰退即不可渡江非策也敵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即哀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與逆雛決勝負哉於是遣與求按行江上 金人陷滁州於是劉光世移軍建康府韓世忠移軍鎮江張俊移軍常州 已未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敵兵之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鼎浚方

略如何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
復用之 辛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偽齊悉
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
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
以自營救王師進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
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
則鑿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
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

大將率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敵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偽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為善後之計哉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除前隙更相

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之執政進呈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 癸亥淮西宣撫司統制官王德與敵遇于滁州之桑根敗之 丁卯上謂執政曰朕與大臣論事稍有不合便輕為去就何也張浚曰事有可行有不可行陛下言之漏言者意其好惡因有論列不得不為去就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叶德以底平治

朕以三四大臣皆當分委張浚專治軍旅胡松年可專
治戰艦浚曰仁祖亦嘗委范仲淹韓琦分事而治言者
數以為辭不旋踵報罷上曰今日之事若不專責無由
辦集將來如財用亦須委一大臣 己巳夜准西宣撫
司選鋒副統制王師晟親軍副統制張琦合兵復南壽
春府 辛未起用知岳州程千秋移知鼎州張翥知岳
州上覽除目問翥才術如何趙鼎曰聞其能辦事上曰
不須更問某人薦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

不慎用一君子則君子進用一小人則小人進上曰君子剛正而易疎小人柔佞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忽也 右司諫趙霈請命有司條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裁節浮費上曰此疏極關治體過防秋便可施行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每如此何患不能叶濟中興正恐賊騎既退國家暫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上曰趙鼎記此可為戒 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主管殿前公事劉錫神

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趙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州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此言錫中乃退 金左副元帥昌遣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歸行在癸酉夜魏良臣等至常州見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甲戌夜良臣等至許市過知樞密院事張浚于舟中良臣等具告以敵所言且謂敵有長平之役浚即

曰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乃密奏使人為金所
誅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又勿令再往軍前恐我之虛實
反為所得浚遂騎馬臨江召韓世忠劉光世與議且勞
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自倍浚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
度之 十有二月乙亥朔輔臣奏事上因論祖宗創業
艱難未嘗不以躬儉為天下先蓋儉則不妄費不妄費
則征求寡而民心悅此所以得天下也宣和以來世習
承平之久奢侈極矣馴致禍亂可不戒哉 乙卯布衣

王蘋特補右迪功郎蘋候官時寓居吳江守臣孫佑言
其素行高潔有憂時愛君之心召對後四日賜進士出
身除正字上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
子大抵儒者能通世務乃為有用 丙戌夜月犯昴太
史以為教弱之象上以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
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
廷措置如何耳 初張浚至江上令韓世忠募軍民王
愈王德持書抵右都監宗弼所為言張樞密已在鎮江

教見浚書押色動即以右副元帥昌書約日索戰已
丑權淮東安撫司公事趙康直劾泰州兵官任顯不伏
使令上曰康直既權帥事自合施行嘗記朕為元帥時
有一部將醉入酒家壞其盆盎朕捐白金償之而斬部
將自此更無一人犯令者大抵用兵當以威信為先

辛卯上謂輔臣曰韓世忠近以鱖魚鮓來進朕戒之曰
朕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貢口味
非愛君之實也已却之矣 壬辰湖北制置司統制官

牛臯徐慶敗敵于廬州 乙未詔陳獻兵書進士葉汝
舟賜帛二十匹 丙申淮南東路轉運判官郭楫罷先
是上命漕司以米萬石接濟水寨民兵及是五旬而未
有顆粒至者侍御史魏矼言楫不才慢命上曰今日大
敵在前欲臣下趨事赴功不可不大明賞罰有賞而無
罰是猶有春夏而無秋冬也萬物之生何由成實故楫
遂罷 丁酉侍御史魏矼言日食正旦乞下有司講求
故事上曰日食雖是躔度之交術家能逆知之春秋日

食必書謹天戒也。砭之言良愜朕意，宜下有司講求故事。凡可以消變者，悉舉行之。戊戌，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吳玠復辭兩鎮之節，且言子羽累年從軍，亦薄有忠勤，可錄念其父韜靖康間死節京城，其母恐子羽斥死嶺海，無復自新。非陛下善善及子孫之意，伏望聖慈，特許臣納前件官，少贖子羽之罪。翌日詔玠篤於風義，降詔獎諭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而服子羽之知人焉。庚子，金人

退師初右副元帥元顏昌在泗州而右都監宗弼屯于竹塾鎮嘗以書幣遺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持橘茗為報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時敵師既為世忠所扼會大雨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僉軍又為飛書擲於帳前云我曹被驅至此若過江必擒爾諸帥以獻南朝俄聞上親征且知金主晟病篤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

士無鬪志過江不叛者獨常爾佗未可保也惟速歸為善宗弼然之夜引還

龜鑑曰惟紹興之四年趙忠簡公鼎實領右揆之命當時王音宣諭謂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鼎即對曰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於是移張浚於金陵進光世於當塗起世忠於維揚復起張浚而董其事自張公之出行邊郡也今年命諸將觀機會明年檄諸將觀兵勢今日召諸帥議軍事明日命諸帥分軍屯書押之示金人動色號令之下奔走惟命不曰今日之事有進擊而無退保也則曰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與敵共也大儀之役伏兵四起貝勒就擒壽春之勝展幟示之敵衆奔潰鎮江勞軍韓世忠移書烏珠有張樞密在此之言諸豪相顧失色敵於是有雪夜之走采石徇師之令一下諸將以

死塵戰我於是有李家灣之捷嗚呼富平之失此魏公也後乘江上之勝亦此魏公也人無愚智作之則奮師無利鈍激之則銳茲非其驗歟

癸卯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樞密院事以胡松年再往

江上故也金人去滁州將官盧師迪引兵至竹塾鎮

過敵千餘騎敗之

宋史全文卷十九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八
上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欽

謄錄監生臣張鴻恣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八下

宋高宗六

癸丑紹興三年春正月丁巳朔上在臨安 己未命諸
路憲臣兼提舉常平司公事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
詔婺州年額上供羅並權折價錢 庚申李橫破穎
順軍降偽齊知軍士蘭和後三日敗偽齊兵於長葛縣
甲子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軍錢糧總

領名官自此始 李橫復潁昌府城陷趙弼巷戰不勝
遂遁去 乙丑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曹劇謂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
乎可布告中外應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
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
為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具所平反刑獄以聞三省
歲終鈎考當議殿最 金人陷金州 辛未雨雹而雷
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閏伯歲以辰戌月祀之用酒

脯 已卯詔太史局依舊頒降諸路轉運司歷日其賣
到淨利錢赴權貨務 壬午知桂州許中奉詔市戰馬
得千四百匹而弱不堪用上命降中二官樞密院因請
即邕州置買馬司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百疋為一綱
令帥臣提舉收買選見任官管押自是歲得千匹雖道
斃者半然於治軍亦非小補 乙酉減民間蠶鹽錢初
祖宗時賣民間蠶鹽政和三年詔民間不願請鹽者輸
鹽錢十之六渡江後不復予鹽而差損其直至是又申

明之 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為靜江府以上嘗領節度
故也 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
別人物專任選曹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拘以微文激
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
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公輔遽擢為監察御史國初猶存
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
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
驗加獎則是或尚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

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
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
從之 右諫議大夫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所宰渠
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桓公篡立
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
書名以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 己丑言者論軍中
虛費四事一曰冗兵二曰虛券三曰廣作名目以收使
臣四曰招集游手以充效用大略謂或有一軍不過三

二千而使臣至五六百又效用之給倍於上禁軍今乃以供雜役望詔統兵之臣與應副錢糧官同心體國愛惜財用立定使臣負數選汰效用詔樞密院申嚴行下

辛卯初置買馬司於賓州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合二十七萬緡欽州鹽二百萬斤為買馬費 陝

西都統制吳玠與敵遇于真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陷即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其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

諸將不能辨我當自行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
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
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復馳與敵遇玠軍纔千人益
以洋川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薩里罕曰大軍
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薩里罕大驚以杖
擊地曰吳玠爾來何速耶時金房鎮撫使王彥自西鄉
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而
壕寨將走降敵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地分雖

險而兵寡弱易敗乃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果退走敵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闕饒風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盡却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闕陷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下悉以陳規條畫為主凡授田五人為甲別給菜田五畝為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悉以歲課多寡為殿最 丁酉饒風闕陷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潰兵走通明縣破之四川大震 己亥

御筆臨安自兵火後民地為官司軍營所占者其預買
絹皆除之翌日輔臣言上戶往往已免下戶不能自陳
宜遵詔旨蠲放上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當
先及下彼豪家雖立法抑之猶能侵細民不可不察也
是日薩里罕入興元府經畧使劉子羽焚其城而遁
初饒風關陷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子
羽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
草木芽蘗食之遺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

玠在興州之仙人關為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于三泉金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寢傍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敵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俱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間道則吾勢日盛大事去矣今經畧

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遠出其後褒斜山谷如行鼠穴
敵見玠遠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歸路勢必狼顧
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去此所謂善敗者不亡者也
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牆壘凡十
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
於是軍勢復振 庚子詔伯琮特除和州防禦使賜單
名從王令學士院擬二十字進入上自擇瑗字以名之
辛丑詔天章閣神御旦望節序帝后生忌應用羊肚

者以他物代之上以每位當用一羊故有是旨且諭大臣曰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 壬寅宗室瑗為貴州防禦使 甲辰詔諸州經總錢並委通判拘收

乙巳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偽齊兵於伊陽

丁未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見似除書上疏言都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姻聞浚論似非才不悅或告右

僕射朱勝非以浚起義兵平江時嘗有斬勝非之語勝
非又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制以子羽為宣撫判官
與似同治事大事多與子羽謀之似充位而已 虔賊
周十隆犯循梅汀州 庚戌廬壽鎮撫使胡舜陟改充
淮西安撫使應本路鎮撫司並受節制 辛亥工部尚
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參知政事新除翰林學士徐俯
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樞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
又例外賜以金帶 壬子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然罷

仍貶秩一等先是宣諭官朱異論然置明州三縣鹽場將沿海下戶一例勾籍其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貨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者或持杖而逐保正者言者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 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因以察其才能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罷任貶秩二等先是康國獻羨錢十萬緡上不受宣諭官朱異左司諫唐輝論康國拋糶民戶米麥踰年不償故有是命 三月戊午詔兩

浙諸州和買物帛聽以三分折納見緡 己未中書舍
人趙思誠言州縣武臣添差甚衆一郡至有三四十人
貪汙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義及有功勞於國之
子孫朝廷特加優恤者許添差外餘並禁止若以負多
闕少當自稍清入仕之門以息官冗民貧之弊詔除宗
室外令吏部開具申尚書省 淮西安撫使胡舜陟至
廬州潰卒王全與其徒來降前郡將王亨籍官逋之在
民者亡慮數萬緡舜陟盡蠲之亨又託名贍軍令市販

輸金舜陟亟罷之流民稍稍自歸舜陟發粟貸民俾濟
農事會歲大穰所收至倍公私皆給焉 甲子知建康
趙鼎為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京西招撫使李燾
傳檄諸軍收復東京朝廷嘉之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
察使 丙寅詔讀書習射童子求試者九人惟習射者
令召見餘賜帛罷之上因謂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
甚焉蓋絲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試者雲集此雖善
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謹也 己巳穎昌捷奏

至詔李橫再進翊衛大夫 癸酉東流令王鮪坐贓抵
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贓吏罕復黥配矣 甲戌尚書
左司員外郎王庭秀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
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望命五使所至以廉潔
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具名來上參以公議不次陞擢
以厲士風從之 丁丑初惠州獄囚黃四等七人有司
以為強盜當死推勘公事孟師尹錄問駁正無罪及是
上聞之特遷右宣教郎既而有司言師尹嘗平反死囚

五人復命遷一秩 知藤州侯彭老獻賣鹽羨錢十萬
上批其奏付三省曰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
所當進納或恐妄有刻剝取媚朝廷特降一官以懲妄
作所進物退還翌日徐俯又以為言彭老遂罷 壬午
韓世忠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聞李橫進
師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召見而遣之 通判和州

賈直清提舉淮西茶鹽公事兩淮舊為分鎮地至是始
命監司 言者論軍屯所至發掘塚墓及借取平民首

級之弊詔以付神武諸將 癸未詔今後賊吏依祖宗
舊制斷訖令刑部鏤板行下以兵部員外郎劉景真有
請也 大理正劉藻請諸路獄案情犯未真者除命官
外更不取會令刑寺悉行兩斷委憲司遣官審問定歸
一斷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請其不可定歸一斷者即
上朝廷酌情處斷施行從之 夏四月丁亥尚書左僕
射朱勝非以母魯國太夫人楊氏憂去位 己丑韓世
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為屯田之計

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
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仍蠲三年租田主自訟則歸之滿
五年不言給佃人為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
之尋又免科配徭役 駕部員外郎韓膺胄轉對論刑
罰輕重國祚短長係之望追法仁祖舊章凡獄官失入
死罪者終身廢之雖經赦宥永不收敘上曰此仁祖之
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乎乃命有司申嚴行下 上曰
縣令於民最親今多非其人呂頤浩言漢以九卿為郡

守郎官宰百里今縣令但以資格差注上曰豈在官資
卑崇惟在得人 庚寅安復鎮撫使陳規知池州兼浚
江安撫使規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至是召還入對首
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
納之以安復二州隸湖北帥司自是不復除鎮撫使矣
辛卯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屯鎮江時光世與韓世
忠更戍世忠至鎮江城下而姦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
擒而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訴於上江東統制官王

德請于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德有隙耳當身往迎見之謁入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丈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致酒結歡而別 金人去興元自敵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劔南諸路皆為徙治之計薩里罕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劉子羽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林闕不及張浚遣統制官王俊復洋州興元府薩里罕既還鳳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玠子羽盡斬之惟留一人使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

何可招也玠亦遣薩里罕書以大義責之薩里罕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于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權貨務都茶場亦移於鎮江 浙東宣諭朱異薦

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義烏縣令閻丘
昕知龍泉縣汪汝則知瑞安縣熊彥詩知嵯縣姜仲開
政績詔並進一官呂頤浩言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恐
外議以臣為私上曰不可有功必賞乃所以為公使有
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 岳飛以大軍次虔州 癸巳

執政奏事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暴雨朕通夕不寐恐於蠶麥有傷徐俯曰暴雨不害蠶麥久則為害矣上色稍和 詔禮官重別討論昭慈獻烈皇后諡號時登仕郎鄒况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事且乞雪昭慈后元符之謗前二日上諭輔臣曰此哲宗朝事言之毋傷乎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其謗已雪矣上曰昭慈勲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子繼萬世之

統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其多近嬪嬙小人陰連
宮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致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
之罪也翌日詔况引對上曰况浩之弟故欲擢之俯曰
浩自有子柄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為御史使言事
聳動四方亦足為國家之光也 甲午知嚴州顏為條
上便民事乞嘗得解及應免解人並免丁役許之其後
太學生亦免 戊戌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所遣統領官
劉深以兵至鼎州時鼎寇楊太兵益盛僭號太聖天王

且用以紀年 己亥詔復五帝日月之祀四方帝以四
立曰黃帝以季夏之土王春秋分朝日夕月禮如感生
帝 湖南宣撫使薛徽言奏郴道州桂陽監去年旱民
乏食詔戶部剗副本路諸州米二萬斛付提刑司充賑
濟命未至徽言即諭漕臣發衡永州米賑糶而以經制
銀市米償之民賴以濟 壬寅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岑
請訪四方遺書以實三館從之 童子彭興祖五歲能
誦書劉穀五歲能騎射二人皆神武右軍小校子也都

統制張俊以聞上召見於內殿以興祖為右迪功郎穀
為進武校尉皆賜袍笏 丁未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
遣統領官張憲王貴分道擊虔寇彭友等獲之友先據
龍泉至是乃敗 戊申詔諸緣宣諭所按發置獄除正
犯人外並放上嘗論大臣曰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
至於贓吏所當深治然所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
意此後惟謹監司不必每事遣使故有是命 明州觀
察使高士瞻為保寧軍承宣使權管客省四方館閣門

公事士曠初召見乞落階官上曰士曠以宣仁近屬故稍優之然躡等亦不可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矣 詔自今大軍所過並令本州通判充錢糧官自入境隨軍出至境上 邕州進士昌懋特補忠州文學充廣西買馬司准備差使初提舉峒丁李棫既罷經略司更委通判賓州任彥輝就本州買馬道里迂遠大理馬遂不至

及是朝廷復置司買馬慤上疏請招來之仍諭諸蕃中馬及三百疋賜錦袍銀帶如有出格之馬依溪洞搭價收買不可循其舊例每蕃令提舉官以綵帛為信如遣效用入蠻許借官錢多市鹽綵結托山獠及諸蠻令開拓道路庶幾諸蕃忻慕曲盡招馬之術疏入遂授以官俾行其說焉 五月乙卯朔上諭大臣曰朕省闕天下事日有常度每退朝閱羣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即讀書史至申時而常程皆畢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

日如是也 詔諸路宣諭官所薦人才並俟終更令入對當不次陞擢以勸能吏 左承奉郎林儼獻書二千卷詔官其家一人尋以儼監西京中嶽廟 丙辰初馬氏據湖南始敷郴道永州桂陽監茶陵縣丁錢絹米其後丁有逃亡而不除其數民極以為患至是湖南宣諭薛徽言奏道州丁米萬七千餘斛乞以其半敷之田畝半取之身丁事下漕司相度未幾守臣趙坦亦以為言乃命田畝敷三分之二 詔博糴米斛以度牒官告償

其直者中糴數多之家多給官告數少者給度牒 戊
午大理少卿元袞言律令煩多非明察詳審而熟於憲
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請讞比擬繆誤者十常二三望
令刑寺官具法令引用有可疑者為之推原法意申明
以頒天下俾郡縣無承用之駁而姦吏絕因緣之市以
廣陛下欽恤之意詔刑寺看詳如其請 辛酉詔築第
百間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為名 壬戌應童子
舉張揉為迪功郎揉年九歲能誦書為古風詩孫子論

上親試而命之 癸亥呂頤浩奏事因論祖宗兵制上
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仁宗臨御最久恩澤及人
深朕於政事間未嘗不繹思仁祖庶幾其髣髴也 乙
丑侍御史辛炳入對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當減
今福建八州而添差至八十餘負理宜改正詔付吏部
炳又言宣諭大臣自今勿廢都堂公見之禮則必無乏
材之嘆詔三省通知 監察御史鄭作肅言通判出於
帥守之門則於州事無所執守視過咎無敢刺舉今藩

屏之權已重於此尤所宜謹乃詔諸州通判見任守臣
所辟者並罷丁卯尚書吏部侍郎韓肖胄同簽書樞密
院事充大金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部尚書充副
使 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桐廬縣而魔賊
繆羅與其徒八人已就招詔沂中速往招捕餘黨沂中
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 壬申言者論五使所至訟牒
紛起其間固有久負屈抑不得自伸至於因緣嫌怨虛
誕不實者十益八九望令有司具申朝廷特寘嚴憲從

之 乙亥天申節韓世忠進生鹿上不欲却論輔臣曰
將放之山林以適物性 丙子知永州黃陞與其州官
文武六人並罷以湖南宣諭薛徽言劾其贓汙不法也
金房鎮撫使王彥復金州 丁丑左中奉大夫王聲
英州編管坐權知岳州受賄當絞也仍以其獄示諸路
州縣 戊寅左宣教郎李長民守監察御史左修職郎
程克俊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歐陽興世登仕郎鄒
况並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得召對上問輔臣曰長民

性行比兄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二人皆淹博文詞則長
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薰以示從臣而正
民以為光等皆不合時宜者士大夫笑之徐俯言正民
之父景淵長者持論平乃不以元祐為非上曰顧長民
材行何如耳元祐之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
亦不可偏廢惟賢則用之又問況何如人頤浩等對以
浩之弟上曰浩固賢矣更當議況之賢否爾席益曰陛
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而又問況

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况用人乎
既而侍御史辛炳言况本非士類編評無聞玷辱名臣
之後望授降等差遣從之 己卯湖南宣諭薛徽言上
通判永州劉延年祁陽令張登治狀上問延年何如人
輔臣皆言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
雖聖人猶難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通判非如
縣令之不可數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徽
言又奏擅發錢米賑糶飢民乞黜責上釋其罪因詔自

今宣諭官合用錢物並申朝廷違者重寘典憲延年嘗
權興國軍巨寇李勝以迎奉神御為名將徒眾數千人
拏舟入軍延年禦之有方勝屈伏而去江西人至今稱
之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初張浚既受黜陟之命
事重者出敕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徐俯大
不平指以為僭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
旨 六月甲申朔徽州童子林國佐九歲能誦書詔免
解賜帛自是遂為故事 乙酉詔以臨安獄多淹滯命

察官一負詣府監視遣決事大者趣之 婺州進士張

志行賜號冲素處士志行東陽人以學行為鄉里所推
大觀中數舉八行不就浙東宣諭官朱異言於朝故以
命之志行年幾七十矣 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崇
寧間何執中為吏部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諸曹
皆置凡成案留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
金耀門文書庫人以為便迄宣和再置再省至是都官
負外郎蘇良治奏復之遂命末廳郎官兼領 丁亥同

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入辭肖胄言
今大臣各徇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之
宜今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
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肖胄母文氏聞
肖胄當行為言韓氏世為社稷臣汝當受命即行勿以
老母為念上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其節文氏
彥博孫也 庚寅上謂呂頤浩等曰為法不可過有輕
重然後可以必行而人不能犯太重則法不行太輕則

不禁奸朕常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壬辰

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太中言建昌軍教授李彌正玉山縣丞張絢清修廉潔文學過人詔並進官赴行在

甲午神武前軍統制王瓊為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時鼎寇楊么復犯公安石首二縣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數請濟師乃命瓊總舟師以行凡湖南北兵並

受瓊節度已而瓊請招安金字牌上曰近來盜賊踵起
蓋黃潛善等專務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
渠魁是賞盜也么跳梁江湖罪惡貫盈故命討之何招
安為但令瓊破賊後止戮渠魁數人貸其餘可也 辛
丑進士歐陽凱士特送洪州編管凱士嘗上書論時事
前四日上諭輔臣曰頃上書人間有狂妄者朕多留中
不欲寘罪今凱士狂妄之甚若不懲戒且慮煽惑羣聽
亦害政之一端也可以其書付從官議罪來上仍宣示

臺諫議上故斥之 時方審量濫賞而以左右司領之
呂頤浩當國時有所縱舍左司負外郎王岡輒持不可
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
法者天下公共之法大臣行法與衆棄之尚誰怨前日
論甲黜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問今日復論丙如甲公
秉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
頤浩瞿然 自呂頤浩朱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創取
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

窠名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椿不能給十之一二
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大為東南之患今江浙月椿錢蓋
自紹興二年始 丙午詔內外從臣各舉宗室一人以
備器使先是知太宗正丞謝伋條上宗室五事曰舉賢
才以強本支更法制以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
爵以謹傳襲修圖譜以辨親疎時已用伋議復置宗正
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 丁未詔即駐蹕所在學
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十六人為監生置博士二

負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引兵發鎮江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屯登雲門光世懼其扼己改途趨白鷺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光世覺之乃北既是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餘人且言世忠身為大將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謹慎共濟大事而乃不循法度強奪戰兵若非臣彈壓嚴切必致兩軍相撻上貽聖憂樞密院言近兩軍申奏各互有招過官兵詔同都督孟庾體究發遣如無實跡行下逐司照會上尋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

事賜之 壬子自陝西既陷買馬路久不通至是知秦州節制階文軍馬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馬來市西馬復通蓋起於此 秋七月甲寅朔宣諭朱異言建州觀察推官林安宅清廉守正嘗面折范汝為詔循二資令入對 丙辰呂頤浩言役宮北門未成而役又少欲於忠銳第八將范溫麾下擇不堪出戰二百人助役且令溫自董之上問其故席益曰役夫出入禁闥非措所撫循無以彈治上曰不可四方聞之以為

使將帥舍甲兵而事營繕非今日整兵經武之道也

己未置博學宏詞科用工部侍郎李擢奏也其法以制
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十二件為題古今雜出
六題分三日試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犯贓人外願
試者以所業每題二篇納禮部下兩制考校堪召試者
每舉附省試院收試上等改京官除館職中等減三年
磨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奏補出身人以賜進士及
第出身同出身為三等之差著為令 詔太史局每月

具天文風雲氣候日月交食等事實封報秘書省 初
置提舉孳生牧馬監官於饒州置司時益市馬於廣西
故先擇牧地鄱陽置官提舉 甲子時大早上以為民
咨怨而傷和氣諭大臣曰雨不濡土當務修政事以感
天意和買未為良法重困吾民其令監司覈實勿為文
具也 丙寅詔鄉貢進士石公儒李郁並令赴都堂審
察公儒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
元祐黨人母陳瓘女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其子

妻之宣諭未異言其賢故召 丁卯詔錄用六朝勲臣
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其後得趙普趙安
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 己巳詔以久旱令兩浙
憲臣行所部慮囚左司諫唐輝乞令憲臣所至親自引
問庶使冤枉獲伸從之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
小使臣並月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
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上諭以今飲
食衣帛之直比宣和不啻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

難矣雖變舊法亦權一時之宜戶部尚書黃叔教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內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融應付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旱乞罷政上親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應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 乙亥朱勝非起復舊官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丙子詔諸路監司分按州

縣親錄囚徒以察寃滯以久旱用工部員外郎朱締奏也 泉州洪水溢壞城郭墊廬舍凡三日乃平 己卯

進呈左司諫谷輝奏講筵所祇應人以經進書推恩內門下後省私名慕允中換進義副尉仍與不作非泛補授乞追改施行遵守朝廷約束上曰此講筵所奏御寶批也既有例當依例施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比當如聖旨施行然副尉而煩諫官論執乞陛下從所奏上頷之徐俯曰既有例當如何上曰然凡朝廷所行事既有

法有例而行之因言者論列而改則是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闕大體呂頤浩席益又固請從輝之說上可之庚辰輔臣奏事呂頤浩言雨足上曰日者亢旱朕甚憂之以為穡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有年者纔一書有年者再而已以此知豐登之難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不雨上命議獄省刑弛力役進素膳及是雨乃足翌日上始御玉食焉八月丙戌初忠銳第八將徐文叛降偽齊劉豫

大喜命以海艦二十益其軍令犯通秦州 辛卯詔諸路州軍自去年以後奏案未得斷勅者具月日申報取斷先是禮部尚書洪凝入對論諸路獄案凝滯上諭輔臣曰奏案遺決濡滯刑獄禁繫者多何以召和氣呂頤浩曰奏案法有日限上曰但不舉行耳可常催趣務在刑清庶革久弊乃有是旨 甲午上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真元祐黨人豈有不賢但蔡京輩凡已之

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
有小人 庚子詔都轉運使移司撫州 甲辰手詔曰
比者雨暘弗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怵惕之中又復地
震蘇湖益甚朕甚懼焉蓋天之降災其應必至皆朕失
德不能奉順乾坤叶序陰陽之故咨爾在位大小之臣
有能應變弭灾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時已命諸路憲
司起發州郡所負積年禁軍闕額錢是日上諭輔臣恐
不便於民速令除放詔自建炎已來皆蠲之 御史臺

主簿陳祖禮言按臺令有三院御史分詣三省檢點之
文六察官輪詣六曹按察之制望申行之詔自下半年
為始 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請得具便民或邊防五事
如守臣例許之自是監司皆得條上 乙巳詔復置史
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皆直館檢討若著作佐郎有關
依元豐例差郎官兼領 戊申罷江淮等路轉運司
是月韓肖胄等始至雲中見宗維議事 九月癸丑尚
書左僕射呂頤浩引疾求去時天象示變臺諫交章論

頤浩之罪上始厭之 秘書少監孫近請命前宰相恭
具建炎四年二月以前時政記仍令修注官補建炎以
來起居注命百司各以朝廷所施行事報進奏院從之
丙辰朱勝非言近聞泉州水災已下本州詰問上謂
大臣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省蠲貸之
令隨之近日蘇湖地震泉州大水匿不以聞何也既而
泉州委其事乃詔民之被害者除其稅其當濟給及營
繕者以度牒二百賜之

臣留正等曰書曰明四目達四聰蓋言人君之視聽貴於無壅也管子曰堂上長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蓋言人主之視聽易於隔絕也今欲去隔絕之患而使之無壅其唯言路乎四方雖遠有水旱災異使之上聞雖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疾苦其視聽廣矣能乎是則天下之事無不聞矣蓋人情喜聞其美而惡言其非所樂聞之事今也水旱災異而使得以上聞則凡可以達一人之聽者果何憚而不言乎奸佞之肆欺盜賊之竊發若是之類使其無之則已有則必以實告得其實而預圖之天下無難事矣其為益豈小補哉噫此祖宗之深意而太上皇帝所以責監司守臣也

權刑部侍郎章誼言朝廷比修紹興敕令去取之間不無舛錯望詔監司郡守與夫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

各摭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刪去訛謬從之
戊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罷為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頤浩再相凡二年侍御史辛炳劾
其不恭不忠敗壞法度及頤浩引疾求去殿中侍御史
常同因論其十罪 詔諸路水旱等事令監司郡守即
時聞奏如敢隱默當寘典憲 己未手詔以緡計贓者
三千為一疋舊法千三百為一疋建炎初增為二千至
是言者欲舉祖宗之制杖脊贓吏於廟堂上以緡直高

故有是旨 都省言近降金銀錢帛和糴米一百萬斛
務欲利國便民聞前時和糴郡縣多將糴米留不即支
及阻節減尅民戶實得無幾致所糴數少今宜革去前
弊詔有違戾者當職官吏並徒二年 庚申夜朝天門
外火燔民居甚衆 辛酉川陝宣撫司統領官吳勝敗
偽齊兵於黃堆寨 壬戌呂祉知建康府建康自南渡
後率以前執政或侍從官為帥至是特有此授祉既至
對於內殿首論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因條十事一形勢二軍政
三守將四屯田五通貨六省費七謹賞八民兵九斥堠
十間諜上嘉納之 癸亥起居郎曾統言記注之官職
司言動國朝尤重其選多以諫臣為之聽直前奏事所
以廣聰明也元豐官制始正起居郎舍人之名不復并
任諫列然有史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浸壅
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為嫌陛下雖有好問之
誠人臣雖有輸忠之意而舊制日隳莫之或舉誠為可

惜乃命依元豐舊制 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以刑煥
薨故乞賜皆踰常制上諭輔臣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
憲朕不敢逾豈曰后族故私之邪後復以皇后受冊乞
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况待遇后家又不敢
與宣和家等今請雖不已視其援母后為比者亦勿聽

丙寅江南西路安撫大使趙鼎為安撫制置大使兼
知洪州 河南布衣朱敦儒特補右迪功郎敦遣赴行
在以宣諭官明橐言其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參政席

益直諫院陳與義交稱其賢故有是命 庚午上謂輔
臣曰日來稍撥忠銳軍隸大將而江上防守諸將部分
悉定顧今歲防秋比日前為略具矣朱勝非曰今歲防
秋誠非前此可及上曰今有兵僅三十萬當更精擇止
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用之可以復中原威夷
狄豈獨扞防險阻哉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廷設官
有當廢而置當存而罷者自渡江以來不除寺監之官
豈非欲減冗負省浮費然在外諸司屬官浸增舊負以

江湖荆浙閩廣九路約計無慮百餘員事之倒置如此
今添差一路分都監之類月俸數百緡輟一員之費已
可養十寺監丞况一郡之官有踰百員而在庭之臣反
不及此數非所以尊王室臣愚以為當裁減諸路屬官
之數復除寺監丞官一則可以分掌郎曹繁劇之務二
則可以養試人才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
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遷其為利便灼然
明甚是日進呈上曰郎官高選前此多歷寺監丞乃得

之自渡江以來省併官曹序進人材徑至郎官非是其
議復置如同言 壬申自軍興以來機速事皆以白劄
子徑下有司既報行然後赴給舍書押降勅其後擬官
斷獄皆然兩省之職殆廢至是中書舍人孫近言國家
倣唐舊制分建三省凡政令之失中刑賞之非當其在
中書則舍人得以封還其在門下則給事得以論駁蓋
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令無反汗之嫌政事無過
舉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雖欲論執而成命已

行非設官本意望申嚴舊制應非軍期急速不可待者
並先書讀而後行詔自今非急速不可待時者並報應
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畫時行下 大理少卿張昺言
親民之官莫如縣令比來縣令不職奸賊日聞豈特為
令者之罪蓋在於舉之不審用之不當任之不久遇之
不厚臣欲乞每歲監司聚議舉縣令治狀尤異者一人
保明列奏乞行誅賞庶幾人自奮勵化為循良吏部注
授縣令並用合格之人不得注初補官子弟及文學衰

懦之士是日進呈上曰縣令尤為近民須一任有舉主及格者乃得為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得為令已釐正矣當謹守之乃命以初所言送吏部後多施行

甲戌江南宣諭劉大中言知寧國縣李椿年練習民事稽稅有條湯鵬舉悉心撫字人服恩信詔並進一官俟任滿赴行在 乙亥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置司鎮江府神武前軍統制

王瓊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置司
鄂州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為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
使置司江州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知明州
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兼權殿前司公
事仍詔仲荀以紹興府溫台明州為地分始諸將雖擁
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
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 冬十月
癸未起復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

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以來官司文集散佚議者以
為銓法最為急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
部法來上乃命洪擬等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
至是成書 丁亥詔撫州進士鄧名世左承事郎李公
懋左從政郎徐禧並召赴行在以宣諭官劉大中薦也
戊子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張宗臣罷宗臣初除大理
卿坐贓去會婺州以賣鹽不法事被劾宗臣欲逮平民
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

知之否簽書鎮東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屢下恤刑之詔惟恐無辜被繫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慚九成因投檄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奏宗臣夙負且言其朋附權貴居五客之一故罷庚寅大理少卿元袞言四方之獄雖非大辟情法不相當者皆得奏請裁決今奏案來上大率皆引用情重法輕之制而所謂情輕法重者鮮矣豈人之犯法而無情

輕者乎欲望申軟凡遇麗於法而情實可矜者俾遵守
成憲請讞以聞詔申嚴行下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
賣馬上諭大臣曰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
虛名而勞民乎第令帥臣邊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
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 尚書吏部負外
郎劉大中宣諭江南路還入見以舉刺官吏申明利害
平反獄訟科撥財賦為八冊來上大中出使僅一歲所
按吏二十人薦士十六人所薦士後多知名 乙未提

點浙東刑獄周綱言新法弓手皆不逞之徒乞廢武尉
一司將見役人隸於文尉事下戶部如所請 丁酉禮
部員外郎兼祕書省著作佐郎舒清國言自有邊難盜
賊間起人民離散戶口減少而守令或不究心撫存凋
瘵謂宜以戶口增否立守令考課之法而優其賞格庶
幾守令惠愛及民從之 戊戌手詔略曰士大夫趨向
尚多趨附征利蓋奔競之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可令
臺諫伺察其微即行糾劾 舒清國試起居郎仍詔以

見闕官日下供職自是職事官除拜不俟給舍書讀率
得堂帖即視事 己亥偽齊陷鄧州 癸卯詔福建憲
漕置司去處並依舊制 李橫棄襄陽奔荆南知隨州
李道亦棄城去趙鼎遣糧舟至橫遂以所部如洪州
甲辰荆潭制置使王瓊率水軍至鼎口與賊遇接戰不
利瓊為流矢及木老鴉所中遂趨鼎州 偽齊陷郢州
守將李簡棄城去 丁未手詔曰邇來注擬榜闕之際
姦弊百出貨賂公行寒士困苦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

下之士莫不廉潔自厲三省可行措置柏臺嚴加糾察
初上以吏部注擬多弊手詔戒飭畧曰安得如皇甫鏞
之流鈐制吏姦除其弊源既而上以鏞迎合貢羨恐臣
下有疑翌日御筆改用毛玠事且諭朱勝非曰他時詔
語未當三省便可進呈改定徐俯曰此所以見盛德
戊申詔今後省試並就行在自諸路置類省試行之纔
二舉議者以為奸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試必於六曹尚
書翰林學士中擇知舉諸行侍郎給事中擇同知舉卿

監為參詳官館職學官為點檢官又以御史監視故能
至公至當厭服士心詔檢累降指揮申嚴行下於是遂
罷諸路類試 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太府司農守
軍器將作監各復置丞一員太府寺大理左斷刑右治
獄各復增丞一員始用常同請也 辛亥詔添差官州
十縣已上勿過十員三縣已上五員已下二員縣萬戶
已上三員已下二員仍並以二年為任 十有一月丙
辰執政進呈修運河畫一朱勝非曰修河似非急務而

饋餉艱難故不得已但時方盛寒役者良苦居民遷避皆非所便恐議者或以為言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焉 廣西經略司走馬承受俞似為諸司所劾罷自是走馬承受遂不復除 丁巳開封府布衣李漢英上書言國家之弊在用柔太過故敵得逞上曰光武治天下以柔漢室復興漢英所言狂易朕不以為忤聞罷可也 庚申禮部員外郎虞灃請銓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為五場就試人十分

取七榜首循一資從之 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舉劾稽違侵隱去處申朝廷取旨責罰 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統制吳全與湖寇遇於陽武口死之 甲子樞密院言韓肖胄胡松年使還上即位遣人入北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宗維始遣李永壽王翊等九人與肖胄偕來 乙丑殿中侍御史常同言皇城司以鄆王提領而不隸臺察閣門客省四方館以內侍鄧文說提領而不隸臺察祕書省以新置而不隸臺察若謂

近要之司不當察則三省樞密院尚有分察之法豈有
官司在六部之下而不隸臺察之理時閤門皇城司皆
援靖康詔旨依祖宗法隸屬中書省同復奏御史臺格
乃詔並隸臺察同又言六曹尚書侍郎拘執繩墨願少
假以權使隨事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
有司以奉法為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祖宗成憲朕不
敢改也

臣留正等曰任人固愈於任法而自秦漢以來鮮不
為法之用何哉公道不行私意交勝人不足任而法

為可守爾況乎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而所謂一代之法者本非成於一代其所循持亦遠矣特因時之宜而少為損益爾遵之可以致治違之則至於亂蓋已有明效大驗於前世庸可率意而輕之歟常同之請知任人任法之說而未察公道私意於時世也尚書侍郎雖未必皆徇私之人要其所御皆宿姦巨猾法明如是彼猶舞而用之法意一縱則將何所不至哉臣謂今日弊正在於不知謹守祖宗之法而上下因循廢弛儻每事一以祖宗之法御之何患於不治太上皇帝謂祖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是宜保之以為致治之龜鑑

詔沿淮諸寨鄉兵毋得輒擅侵擾齊國界分 庚午臨

安府火 壬申御筆皇城司係專一掌管禁庭出入祖

宗法不隸臺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先是常同援臺格
奏陳而幹辦皇城司馮益等復言本司自祖宗至今並
無隸臺察指揮輔臣進呈上曰政使皇城司隸臺察何
所憚顧祖宗法不可易今如易之後將輕言變祖宗成
憲者衆故不可不慎也 癸酉詔行在民居失火延燒
官屋數多者取旨依軍法 甲戌廣南宣諭明索奏廣
西提點刑獄董弁等十二人治行詔並進官一等俟滿
秩赴行在 乙亥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

侍從官歲各舉三人用宰相朱勝非請也 丁丑詔宣
諭官所劾臧吏罪至死者令刑寺責出情理巨蠹之人
三兩名令所在留禁俟旨時議舉祖宗杖黥之制故有
是命 初令賓橫宜觀四州守臣專管買發戰馬如邕
州例以提舉廣西買馬李預言逐州並係接連外界可
以招誘故也 己卯蠲南劍州所負民間獻納錢十六
萬緡葉濃之亂諸司悉取為軍費至是戶部責償而侍
御史辛炳言本州累經殘破今再取於民其為數百萬

戶之害豈特十六萬緡而已乃寢其命 庚辰詔諸州
大辟應奏者從提刑司具因依繳奏申舊制也 十有
二月壬午玉山縣丞張絢除正字用劉大中薦也 初
監察御史劉大中自江南還言虔饒兩監二年所鑄新
錢纔二十萬緡而用木錢十二萬緡吏卒之費又二十三
萬緡得不償費望減併官吏癸未從之 乙酉臨安火
後二日又火燔民居甚衆宰相朱勝非引咎乞罷政不
許 己丑詔四川諸州犯私茶鹽人並不用赦贖原免

自是天下茶鹽皆用重法矣 壬辰詔諸路監司令三省選擇差除自今臣僚差遣並不得自具闕乞差時御史建言祖宗朝除用監司必擇累任知州通曉政事實有政績或久任省府推判練達老成之人故使按察吏治發摘姦伏薦舉人材撫存百姓無有不宜若有本路利害就委措置無有不當近年任用太易以一路耳目之寄付新進望輕之人欲使政事修舉姦究消伏難矣望令中書慎簡聰明公正之人參之衆論書之於籍以

待有闕按籍除授疏入上諭輔臣曰今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至于乞宜明戒諭毋得具闕乞差庶修士檢然循習已久終不能革也 癸巳詔修蓋殿宇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 乙未詔初磨勘改官人許注外路教官著為令 宰執進呈差沈昭遠催軍糧事上曰差官數有言者蓋常賦自有轉運司官苟不職自當別選能吏豈可每每差官催督乎至於因事差官出外自祖宗時有之亦不得俱廢也 甲辰詔南班宗室新第仍

舊以睦親宅為名 丙午敵使李永壽王翊至行在
是歲宗弼引兵攻和尚原拔之 海寇黎盛犯潮州焚
民居盛登開元寺塔望吳氏故居問曰是非蘇內翰藏
圖書處否麾兵救之民賴免者甚衆 王寵既陷偽齊
劉豫令赴京擢用終不受偽命而去

宋史全文卷十八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九上

宋高宗七

甲寅紹興四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在臨安 甲寅進呈
臨安府勘武翼郎馮師道言語狂悖事上曰師道本畫
工嘗令繪佛像為民祈福已賜緡錢聞輒覬覦錫帶遷
秩此事在承平時猶不可況於今日豈有濫賞官職賚
予當勸有功朕未嘗敢以輕授師道以此怨望爾蓋上

重惜名器不以假人自百工伎藝之流一資不可妄得故因論師道罪狀諭無濫賞之意茲有以見御天下以

至公也

臣留正等曰輕用名器不分流品此前日召亂之由也太上皇帝以爵待有德有功者雖貴近趨法求請未嘗予之況畫工乎此所謂大公至正之道宜謹守之

乙卯樞密都承旨章誼為大金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敵所議事朝廷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詔准浙鹽鈔錢每袋增貼納錢三千通舊為二十

一千諸州所收貼納錢並計綱赴行在尋命廣鹽所增亦如之 戊午詔宣州奏檀偕殺人疑慮獄案令刑部重別擬斷申尚書省輔臣進呈朱勝非言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法不論罪上曰今若加罪則後來州郡實有疑慮者亦不復奏陳矣 辛酉初知樞密院事張浚既至荆南上書引咎乞罷政詔不許是日殿中侍御史常同請對論浚以大臣之貴當閭外之權付與之專幾半天下事功不就受代而歸今乃聞命踰年故為留滯不

虔君命莫甚於斯壬戌詔浚疾速赴行在自是言者稍論浚矣 戊辰執政奏事因及北方事宜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失人心亦不可立國 自張浚召還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為都統制毛玠所重上聞之已已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勲必禮裴度以正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尚列兵屯宜益務於和衷用力除於外患時玠為檢校少保位過浸隆

故有是詔 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以來
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祝文付下上曰
霖雨地震之灾豈非重兵久在蜀調發供饋椎膚剥體
民怨所致當脩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禱乎 丁丑召江
西制置大使趙鼎赴行在將以代席益也鼎守洪都踰
再歲戢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 戊寅夜臨安火
已卯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以舊職知温州肖胄
與朱勝非議事不合力求去疏三上乃有是命後三日

改提舉洞霄宮 右迪功郎吳伸上疏訟張浚無罪大略為浚忠有餘而智不足且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望陛下痛察之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間實宗廟社稷之福 二月辛巳朔詔南班宗室自今並赴臺參故事宗室遷官或赴或否至是用御史常同言著為令 壬午詔贓罪至死者方籍其貲 癸未參知政事席益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諫官劉大中既奏其罪殿中侍御史

常同復以為言上曰諫官御史所言臣僚過惡未必皆實然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既審知其小人自當退之也 乙酉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兼權參知政事 軍賊檀成犯長陽縣荆南鎮撫使解潛遣統制官胡勉捕斬之 戊子監察御史明橐宣諭嶺南還入見橐出使一年三閱月所按吏二十有七人薦士二十人凡五使所案吏總七十有九人薦士五十有七人而劉大中所劾多大吏橐大中朱異所舉多聞人又薛徽

言銳於有為而橐大中數言公私利病惟胡蒙奉承大臣風旨此其大略也 乙未詔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赴行在 戊戌詔廣西提舉買馬官移司邕州 己亥初命三衙管軍及將帥觀察使以上舉忠勇智略可自代者一人如文臣之制 辛丑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入寇犯仙人關先是敵既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敵必深入乃預治壘於關側號殺金平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平

之地去原上遠前陣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
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薩里罕劉夔率十萬騎入寇進
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敵據高嶺為壁循嶺
東下直攻我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
關倍道而至轉戰凡七日統制官郭震為宗弼所襲破
其寨王師屢敗玠斬震以徇敵復攻之 壬寅常同為
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
然 乙巳監察御史明橐言昨李棫遣人入大理國買

馬於邊防有所未便小必失陷害物大則引惹邊釁臣
講究買馬之術有七深入蠻國誘之不惜其直一也厚
有繒綵鹽貨之本二也待以恩禮三也要約分明四也
禁止官吏侵欺五也信賞必罰以督之六也馬悉歸朝
而後付於將帥七也望下提刑司根究諸司鹽利剩錢
應副買馬仍下提舉司詳前七說施行從之 鄉貢進

士李郁為右迪功郎郁以布衣入見所呈皆當世務上
批郁學通世務議論可采故有是命 丙午知樞密院

事張浚至行在殿中侍御史常同侍御史辛炳皆有論
列不報浚既見遂赴樞密院治事 三月辛亥朔川陝
宣撫司都統制吳玠敗敵于仙人關初宗弼與玠連戰
未決敵遣生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却之賊怒
擁衆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鎗手深入統制官吳
璘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敵分為二
陣宗弼陣于東將軍韓常陣于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
第二隘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為蜀阨塞死不可失當守

以強弩彼不敢舍此而犯關玠從之敵進攻第二隘人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敵死者復踐而登薩里罕翌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玠遣政與統領官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同統領王喜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敵營敵驚潰將軍韓常為官軍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劼敵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

俊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敵決意入蜀自
薩里罕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
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丁巳右司諫劉大中
守秘書少監上諭朱勝非曰大中頃使江西頗多興獄
今猶未已若令為諫官恐郡縣觀望朕於用刑欽恤明
慎常懼有司行法於意外今遷大中為少監蓋朕之深
慮也 戊午江南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時鼎
已召而未至也上命鼎薦人才鼎即以王居正呂祉董

弇林季仲陳橐朱震范同呂本中上之乃詔三省公共
隨器任使 撫州布衣甯子思獻白銀木刻成千手大
悲像極精工朱勝非進呈上曰朕平日未嘗佞佛然亦
不敢加訾顧飾象設以祈福乃流俗之事非朕心也勝
非又言撫州有玉尊刻成龍文疑禁中舊物未敢進上
曰此尤無謂異時茶馬司常竊市馬之直以易玩好是
舉山澤之利而投之無用之地矣其勿受自今有來獻
者皆却之 夜雨電 壬戌孟庾自鎮江至行在時督

府諸將既已分戍遂併其府廢之而以其餘兵隸都統制張浚 乙丑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浚不已上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浚懼即移疾待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上乃釋然炳又言前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僭擬專恣誤國欺君慢上者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丁卯張浚落職奉祠後三日詔浚福州居

住

龜鑑曰建炎初潼關告警羽檄交馳浚以密院而任川陝宣撫之職請任西事分司秦州左道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興元一奏勇於自任擢劉子羽於參謀而弛禁通商輸財濟饑熙如也用趙開於總領而民不加賦軍用自足裕如也而分畫諸將如吳玠如王彥如劉錡如關師古等莫不屬其指授之下自是而捷於寶難捷於箭筈捷於和尚原捷於殺金平劍閣棧道賴以保全此雖吳武安玠以下諸將戰鬪之功而分畫措置莫非我魏公力也而議者乃以秘閣崇儒尚方鑄印中傷之雖聖明天子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之喻而還朝以後言者滋甚浚不容不落職出居外郡矣

浚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浚雖得罪猶上疏論敵偽暫和心必未已當益為備具大略言此敵情

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紹興二年秋尼雅滿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為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余覩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伊都之難稍息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敵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州敵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詞婉

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竟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敵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紓綏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為難從之事也竊惟此敵傾我社稷壞我寢陵迫我二帝馭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況劉豫介然處於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敵借使暫和心必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詞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

人謂和議已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
得已而與之通使為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
下蚤夜深思益為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
使出而戰守者無反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
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墮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為
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
吳玠王彥闢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尚
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

宗尹王喜王彥可為統制後皆有聲世服其知人 癸酉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詔送史館 乙亥御史中丞辛炳論用人三弊曰分朋黨以立門庭緣愛憎而有用舍記小過而掩實行疏奏上嘉納之 詔草澤鄧名世引見上殿名世初以劉大中薦召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古今姓氏上遂命為迪功郎 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川陝宣撫副使上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拊卿之

背也玠素不為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
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
萬一或有意外則豈不上負朝廷委注之意下孤軍民
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
之不肖使為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間究抑而無告
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幕客乃服 總領四川財賦
趙開令再任用王似等奏也 辛巳詔兵部申嚴奏功
不實法時臣僚奏軍興以來陛下不惜爵賞以旌戰功

勸忠節而所屬上功類不覈實有隨衆從軍而曰躬冒矢石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賊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有未嘗臨敵而曰斬獲賊級似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故有是詔 癸未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以諫議大夫唐輝給事中胡文修殿中侍御史常同文章論之也 丙戌吳玠與敵戰敗之復鳳秦隴州敵丁亥詔衢州布衣江袤召赴都堂審察守臣謝克家言其才行于朝故召遂命

為右迪功郎 庚寅置孳生牧馬監于臨安府 甲午

罷廣西茶鹽司其職事令轉運司所管其後復以廣東
提舉司兼之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

丙午僉書樞密院事徐俯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俯既
登宥密頗驕傲自滿朱勝非趙鼎同在二府俯蔑視之
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論兵視鼎曰
公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
書邪俯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 戊申罷

婺州市御爐炭令戶部講究更有似此之類並行禁止
時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炭須胡桃文鶉鴿色會守臣
王居正入為起居舍人面奏臣頃承漕司牒開讀至此
羣吏以目俄頃之間道路籍籍聞之傍郡蓋有不勝其
擾者上曰朕平居衣服飲食猶且未嘗問其美惡隆冬
附火止取溫暖豈問炭之紋色也及是輔臣進呈上感
然曰當艱難之時豈宜以此擾人可令速罷故有是旨
五月庚戌朔先是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今

陷於寇所當先取上曰就委岳飛何如參知政事趙鼎
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至是命飛兼黃復州漢陽軍
德安府制置使以飛出師也 癸丑左朝奉大夫范沖
守宗政少卿兼直史館前一日執政進呈上諭朱勝非
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
當重別刊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沖者已有召命可
促來令兼史事勝非曰神宗史緣添王安石日錄哲宗
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刪修

足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幸甚 甲寅詔淮南帥臣兼

營田使知通縣令銜內兼帶營田二字於是大省冗官

且令監司守臣條畫營田利便限一月聞奏焉 江西

制置使岳飛復暹州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 丁巳

詔監司郡守常切機察賊吏犯法巡尉失職並仰劾奏

如失覺察取旨重行時禮部員外郎郭孝友言令東南

州縣無水旱之灾夷狄之禍而居無尺椽爨無盛煙者

賊吏害之盜賊擾之耳郡縣有賊吏乃煩朝廷遣使以

黜陟之是按察之官不稱職也鄉邑有盜賊乃煩朝廷命將以招捉之是討捕之官不勝任也願陛下申命有司禁貪墨於未發之前消姦究於未形之際故有是旨

庚申詔日歷所速行條具重修哲宗實錄事件聞奏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統兵官劉光弼乞陞差上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與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人蒙陛下厚恩不思叶心報國一旦

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綱紀上以章示
二人他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
良峻拒之世忠見上因及其事上曰世良等內諸司耳
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繫漢寇
恂賈復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
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
世忠頓首請罪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
上以其語諭輔臣然二臣卒不解 癸亥日歷所乞關

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先是內東門司
取旨不許供報至是史館修撰綦宦禮復以為請乃許
之上因言禁中百事皆遵守典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
輕議改更亦厭紛紛多事也 甲子參知政事孟庾兼
權樞密院事時密院全闕官用故事而有是命 戊辰
罷諸縣武尉 壬申三省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
歸之六曹上諭朱勝非曰卿等當進退人材修明法度
助朕圖恢復之計繁文末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勝非

頓首謝 癸酉詔修國日厯所復以史館為名 甲戌

國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禮未正者十二事 丁丑詔

秉義郎子彥特轉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左中大

夫新知泉州令慮特轉左大中大夫初令慮奉詔選宗

室子至是復得子彥之子伯玖年五歲上以其聰慧可

愛命吳才人育之 以中書舍人張綱言詔令慮轉左

太中大夫指揮勿行 岳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偽齊將

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六月壬辰詔川陝合赴省舉人令宣撫司於置司州
置試院選差監試考試官務在依公精加考較絕請託
不公之弊先是詔省試並就行在至是禮部侍郎陳興
義奏川陝道遠恐舉人不能如期故復令類試焉 乙
未詔楊華特補修武郎添差臨安府兵馬都監樞密院
奏華已受程昌寓招安故有是命 金星晝見經天

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朱勝非
奏曰冲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當元

祐中任諫官後坐章疏議論責死嶺表而神宗實錄又
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下之意及其增修者
不無刪改倘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上曰紛紛
浮議不足恤也勝非曰冲不得不以此為辭今聖斷不
移冲亦安敢有請上復愀然謂勝非曰此事豈朕敢私
頃歲胎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
事昭慈謂宣仁聖烈皇后誣謗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
所載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于懷朝夕欲降一詔

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勝非
進呈曰諭及此天下幸甚 詔增置秘書郎著作郎各
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 己亥詔今後除授館職寺
監丞博士御史臺檢法官主簿在外監司帥司並命詞
給告承務郎以上差遣給敕令惟選人止用劄子 庚
子吏部員外郎呂聰問上故相呂大防所撰其祖公著
神道碑且言臣猶記憶少時親見大防取索當時詔本
日歷時政記以為案據撰成此文由是觀之先皇與子

之志蓋已定於一年之前豈容中間更有異議其所以
召臣祖輔嗣君欲更革之意亦皆出於神宗皇帝之本
心後來臣祖與司馬光乃是推原美意遵奉初詔即非
輒詆先帝輕變舊章當時若使更俟年歲神宗當自更
之豈特元祐臣切聞聖詔欲改修二史所係之大者無
出於此謹以投進乞宣付三省史館錄白以為案底從
之 壬寅初置史館校勘員 惠州牢城人呂熙許自
便熙坐殺苗傅之徒張政抵罪至是始釋之 丙午執

政奏事上顧謂曰岳飛已復襄郢尼雅滿聞之必怒況今
正是六月下旬便可講究防秋儻敵人尚敢南來朕當
親率諸軍迎敵使之無遺類即中原可復也 江西制
置使岳飛復隋州 是月熒惑犯南斗 秋七月戊申
朔吏部尚書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祠部員外
郎范同言師克在和 大抵剛果豪健之士以氣相高始
由小嫌寢成大釁陛下拔用才傑禮遇勲賢備極榮寵
固將馮籍忠力掃除塵氛一清寰宇恢復祖宗之業而

道塗竊議以謂將帥忘輯睦之義記纖芥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已或恃勲勞而排抑新進審如是也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為戒追漢唐名將而踵其迹豈惟社稷是賴而勲名寵位克享終始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劄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不叶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為張浚所忌故同及之 丙辰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為檢校少司奉寧保靜軍節度使錄仙人關之功也 丁巳詔左右

司歲考郎官功過治狀優劣上省取旨賞罰復舊制也
辛酉知湖州汪藻上所編中興詔旨三十七冊詔送
史館 甲子岳飛復鄧州 己巳執政進呈內降公事
上諭曰近民間又造飛語多及內侍此曹何足惜恐因
而生變不可不止絕之朱勝非曰恐軍中亦有幸變者
更乞諭張浚楊沂中使之機察然內侍輩亦望約束今
省事上曰何嘗假借此曹兼已成浚與沂中但令臨安
府略加根治可也趙鼎進曰民言可畏亦不可不採聽

願陛下思所以致此言之由上嘉納之 詔戶部措置

錢物二百萬緡增數和糴舊例朝廷歲降本錢三百六十萬緡約糴米九十萬石至是中書請增糴馬 庚午命宰執按閱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帶到軍馬光世自池州入朝見上言今軍中錢糧既已不乏器甲又漸足備臣官職超踰衆人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紀中興名將帥書臣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光世懽然受命而去 辛未樞密院承旨章誼給

事中孫近使金國還入見初誼等至雲中與宗維希尹
論事不少屈敵諭令亟還誼等曰萬里叩命兼迎兩宮
必須得請敵乃令蕭慶受書宗維荅書又約以淮南毋
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
豫所留以計得免上嘉勞久之 癸酉初命大理丞評
判定見行斷例 己亥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昌叛兵
上曰官軍既入城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肆
殺戮恐須劫掠耳上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遭此禍

其令有司優恤之 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
范冲入見上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為奸臣所壞
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冲對曰臣聞萬世
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時祖宗之
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更當時大臣如呂夷簡
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
簡仲淹坐此遷謫及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之自知
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已見非毀前人盡變祖宗

法度上誤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於安石此皆非神宗之意上曰極是上又論史事冲對先臣修神宗實錄首尾在院用功頗多大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後安石婿蔡卞怨先臣書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紹述神宗其實乃蔡卞紹述王安石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煥然明白哲宗皇帝實錄臣未嘗見但聞盡出姦臣私意未論其他當先明宣仁聖烈誣謗上曰正要辨此事上又曰道君皇帝聖

性高明乃為蔡京等所誤冲對道君皇帝止緣京等以
紹述二字劫持不得已而從之上曰人君之學不在如
此當以安社稷為孝冲對曰頃在政和間嘗聞道君皇
帝六鶴詩一聯云網羅今不密回首不須驚宣示蔡京
等云此兩句專為元祐人設以此知道君皇帝非惡元
祐臣僚上曰何如當時便下一詔用數舊臣則其事遂
正冲對曰如聖諭天下無事矣上又論王安石之姦曰
至今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

人情何故直至如此冲對昔程頤嘗問臣安石為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頤曰不然新法之為害未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為害最大蓋已壞了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為然其後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上曰安石至今猶封王豈可尚存王爵 庚辰御札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

臺諫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鼎除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之 詔吏部

編七司例冊時有旨六曹細務令長貳治其事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例條者酌情裁決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言旋行檢例吏得為姦乞將應干敕劄批狀指揮可以為例者各編為冊令法司收掌以俟檢閱從之 癸未知江州陳子卿報岳飛已復鄧州上曰朕素聞飛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

胡松年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若號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緩急豈能成功耶 甲申侍御史魏矼入對論遴擇羣才隨宜器使考之僉論揆之已試毋分朋類毋徇愛憎上自廟堂次及將帥侍從下至百司庶府外至郡守監司各因其才而任之則天下之務粲然舉矣己酉輔臣進呈上曰朝廷當為官擇人不可為人擇官矼論隨宜器使正得用人之道 戊子趙鼎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鼎因奏事言臣今此以與

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邪上悟是日輔臣進呈孟庾胡松年言鼎使名與王似盧法原吳玠相似請易一使名鼎奏荆襄乃川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為然故有是命乙未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充大金通問使閣門宣贊舍人王繪副之詔以餘杭縣南上下湖池置孳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臣兼提舉每馬五百匹為一監壯一而牝四之歲產駒三分斃二分以上皆有賞罰丙午詔追王安石舒王告毀抹從呂聰問之請也靖

康初已詔追奪安石王爵至是始毀其告焉 詔江西
和買絹折納錢每匹減作六千省人戶願輸正色者聽
戊戌直史館范冲條上宣仁聖烈皇后誣謗事冲奏
臣親奉玉音開諭再四至於議熙豐之法度則曰神宗
之意初實不然言紹聖之繼述則曰帝王之孝豈在於
是辨宣仁之誣謗謂功烈之盛何可不明思道君之聖
明謂姦臣所誤安得不悔臣願陛下特出睿斷明詔羣
臣以聖意所在示之好惡詔付史館 壬寅神武後軍

統制岳飛為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
樞密院言楊太等作過日久理難容貸王夔出師踰歲
不能成功致一方受弊乃詔專委飛措畫討捕飛時年
三十二自中興後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川

陝宣撫使王似復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以趙鼎出
使故也 權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乞提點
官以次推賞上曰朕愛惜名器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
當轉官但可等第支賞耳 九月丁未朔右奉議郎呂

應問貸死除名化州編管先是朝議取宣諭官所劾贓吏擇最重者一人用祖宗故事決之應問前知華亭縣與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本皆繫獄刑部言應問犯自盜贓六十三匹大本犯枉法贓一百四十五匹比之應問數多乃令應問先次依法擬斷 戊申詔減淮浙鈔鹽錢每袋三千令諸場對支新舊鈔各半以戶部言摧貨入納遲細故也自度江至今鹽法五變而建炎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併支焉 壬子詔賜川

陝荆襄都督府度牒二萬道紫衣師號各二千五百道
趙鼎將行上疏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
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
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
則有之然未必如言之者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
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
便生歛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
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

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

癸丑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閣門宣贊舍人王繪以使事入對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朝廷未知也 甲寅建

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臣曰世忠為國之忠甚切可降詔

獎諭 乙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淮南營田四五年間不聞獲斗粟之用是必有不可行者今江北流寓之人失所者甚衆若委逐處守令誘之歸業應有照驗物產盡數給還仍根括荒地許人請佃隨其力之大小量給頃畝與為永業十年勿問兼營田而行之將見鄉聚相望阡陌相屬雞犬之聲相聞異時博糴甚贏餘亦足以紓急闕而省轉餉願更詔羣臣商榷利便斷而行之詔戶工部相度申尚書省 辛酉合祀天地于明堂赦

天下乙丑偽齊以金兵分道入寇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謀報舉朝震恐勸上他幸議散百司趙鼎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用鼎計先是右僕射朱勝非因久雨乞行策免故事又以餘服為請章十二上至是祀明堂畢勝非復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二事侍御史魏矼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鼎之為參預也嘗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浚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鼎曰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

計上意已悟又使浚密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已有命相之意矣 庚午起復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勝非解官持餘服 主管江州

大平觀朱震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

詳議官震言荆襄之間汭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

土宜麻麥古謂之租中若選良材招集流亡務農重穀

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

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

而動席卷河南此以逸待勞之道也詔送都督府時震始入見上首問以易春秋之旨震以所學對上大善之壬申輔臣進呈上曰宰相有姦惡臺諫當言朕當施行若撫以小過使人無善去者誰肯作相耶趙鼎曰對曰陛下眷照如此臣鄰幸甚金人及偽齊之兵分道渡淮知楚州樊序棄城去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府癸酉知樞密院事趙鼎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無知樞密院事初鼎奏稟朝辭上

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制下朝士動色相慶 甲戌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為參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上謂輔臣曰朕為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和而敵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趙鼎曰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上因曰伐蔡之功亦憲宗能斷也故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

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
起發 丁丑參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
司事 己卯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
使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自鎮江復如揚州初
上聞敵騎渡淮再以御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又
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
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為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繫朕
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

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
遂進屯揚州 庚辰侍御史魏矸殿中侍御史張致遠
右司諫趙霈以急速事乞同班入對許之既而矸等與
吏部侍郎鄭茲等以上親總六師皆乞扈從致遠又言
今此敵敢大入謂我猶如向來不習戰爾若戎輅親征
必伐敵謀上曰此朕志也 知鎮江府沈晦乞促張俊
統兵為韓世忠之援趙鼎等稱晦論激昂上曰晦誠可
嘉然朕知其為人語甚壯膽志頗怯鼎因稱馬廣極有

才可用嘗因苗傅事得罪然諸葛亮能用度內人區區庸蜀遂致強霸上曰齊小白能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廣可令引見上殿示以恩信然後用之彼必效死力以報朕沈與求曰陛下駕馭諸將如此何事不濟鼎對曰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幸甚 壬午直史館范冲奏錄曰先臣祖禹供職國史院間日上進又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降付史館更憑衆議看定修立詔依奏並送史館 癸未福州居住張浚為資政

殿學士提舉萬壽觀無侍讀趙鼎言浚可當大事願今
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
命 甲申大理少卿張杓乞宮觀上曰杓為理官頗有
平允之稱邇來有司率多觀望鍛鍊或至刑獄失當甚
非朕所以欽恤之意人命至重豈可忽擇其尤者當痛
加懲艾大抵刑獄以明恕為先深戒慘酷趙鼎曰杓昨
久任理官不畏強禦極有執守上曰當議陞擢以為理
官之勸 丁亥和州防禦使馬廣復明州觀察使充樞

密副都承旨廣入對遂有是命翌日趙鼎奏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上曰廣知兵法有謀略不止於鬪將而已 戊子趙鼎聞劉光世韓世忠異議恐上意移動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自詔親征士皆鼓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 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嚴州進士方行之獻家財六十緡助軍戶部乞許

行獻納依例補官從之自渡江後許民間獻納補官始
此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鎮敗之初
奉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良臣等至揚州東
門外遇選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今往江頭把隘
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流星庚牌脊至世忠出示
良臣等乃得旨令移屯守江二人出北門晚宿大儀鎮
翌旦行數里遇敵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下馬
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

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有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敵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出城六七里遇金將聶呼貝勒同入城敵問講和事且言自泗州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瓜州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為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未還使人不可得而知初世忠度良臣

去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引兵次大儀鎮勒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賊聶呼貝勒聞世忠退軍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官呼延道救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上搵人胷下搵馬足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世忠又遣董旼分兵往天

長縣遇敵于鷓口橋擒女真四十餘人是日早朝輔臣
進呈世忠奏已統兵渡江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成
功可令戶部支銀帛萬疋兩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
與求曰自敵騎蹂踐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
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
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容遙制
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其臨機
制變而捷書已至矣 己丑金人圍濠州 淮東宣撫

司前軍統制解元與金人戰于承州敗之初金人至近郊元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路之要又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出衆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食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

騎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
金人大驚躊躇無路遂向獄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
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
械皆為元所得 初聶呼貝勒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
等至天長聶呼按劔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
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為國家
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為餌安得令知其計敵曰汝往見
元帥右副元帥昌遣伴官蕭揭祿李聿興來迓遂以

議事迎請二聖之書授之 壬辰太尉神武石軍都統
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法
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自是為例

甲午初令江浙民悉納折帛錢折帛錢自此愈重 遣
侍御史魏玘往劉光世軍監察御史田如鼇往張俊軍
前諭事時光世軍馬家渡俊軍采石磯上命促二人往
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權相敵且持私隙莫肯協心玘
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

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
亦有利光世意許砭因勸之移書二師以示無他使為
掎角已而二師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于上
於是光世移軍太平州 丙申金人陷濠州守臣寇宏
棄城走通判州事國鳳卿為所殺 戊戌上登舟發臨
安府奉天章閣祖宗神御以行晚泊臨平鎮進呈劉光
世乞與韓世忠軍一般支錢糧上曰諸將之兵用命則
一其所支錢糧豈容有異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沈與

求曰豈惟錢糧至於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上
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趙鼎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
不以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上曰今日朕親總六師
正當公示賞罰 詔松江州縣如排辦太過令監司具
名以聞當重行黜責 己亥上次崇德縣韓世忠遣本
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旼參議官陳桷以所俘女真一百
八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陣歿人乞厚加贈恤上蹙然曰
使人死於鋒鏑之下誠為可憫可令收拾遺骸於鎮江

府擇地理殞令胡松年就鎮江府設水陸齋致祭沈與
求曰自建炎已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
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趙鼎曰陛下既親總六師則
第功行賞與他時不同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
必有成功 壬寅御舟次姑蘇館上乘馬入居平江府
行宮守臣孫佑進御膳其卓子極弊上不以為嫌他日
謂趙鼎曰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亦所
甘心 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秘閣

修撰更與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
劄因論建炎之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真二人於
極典上曰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
雖已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官賜
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居正草
制曰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謂良臣身
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
東甬澈其始將有意於忠臣乎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

不為良臣也雖然爾即不幸不失為忠而顧天下後世
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己
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 甲辰金
右副元帥昌召通問使魏良臣王繪相見 乙巳淮西
安撫使仇愈遣兵擊金人于壽春府敗之遂復安豐縣
十有一月戊申胡松年自江上還入見上問控禦之
計松年曰臣到鎮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
士奮勵爭欲吞噬金人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上曰

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効侍從臺諫搜剔
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靖禍亂濟艱難非朕夙夜留
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敵騎侵軼何以禦之 己酉詔
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黃潛善更不追復觀文殿學士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落職依舊宮觀 庚戌
進呈承楚泰州各有水寨民社團聚邀擊敵馬上曰淮
甸遺民未能安業今又遭此敵騎乃能力奮忠義不忘
國家實我祖宗涵養之力凡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

稅及諸般科配差役仍支錢采以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以固國祚益以長矣 壬子手詔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鑿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憑河之怒敵雖逞於光殘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於屈辱是以卑辭遣使屈已通和仰懷故國之廟祀至于賈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為事端間諜和好信逆雖之狂悖率羣偷而陸梁警奏既聞神人

共憤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賊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承之後每乖舉措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靈共刷國家累歲之恥殪彼逆黨成此雋功自豫僭立朝廷以敵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始下詔聲其逆罪焉 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敵于臘家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遣從儀以兵入偽地遇敵勝之 癸丑白州安置劉子羽放令逐便初吳玠除川陝副使乃奏辭新命且言屢破金

人豈臣之功乃子羽知臣而薦拔之功也望追還成命於張浚與子羽少寬典刑上曰進退大臣蔽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可聽子羽自便上因言臺諫論事雖許風聞須要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戊午僉書樞密院事胡松年無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故也上見士氣大振捷音

日聞欲度江決戰趙鼎曰退即不可渡江非策也敵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即哀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與逆雖決勝負哉於是遣與求按行江上 金人陷滁州於是劉光世移軍建康府韓世忠移軍鎮江張俊移軍常州 已未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敵兵之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鼎浚方

略如何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
復用之 辛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偽齊悉
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
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
以自營救王師進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
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
則鑿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
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

大將率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敵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偽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為善後之計哉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除前隙更相

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之執政進呈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 癸亥准西宣撫司統制官王德與敵遇于滁州之桑根敗之 丁卯上謂執政曰朕與大臣論事稍有不合便輕為去就何也張浚曰事有可行有不可行陛下言之漏言者意其好惡因有論列不得不為去就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叶德以底平治

朕以三四大臣皆當分委張浚專治軍旅胡松年可專
治戰艦浚曰仁祖亦嘗委范仲淹韓琦分事而治言者
數以為辭不旋踵報罷上曰今日之事若不專責無由
辦集將來如財用亦須委一大臣 己巳夜淮西宣撫
司選鋒副統制王師晟親軍副統制張琦合兵復南壽
春府 辛未起用知岳州程千秋移知鼎州張翥知岳
州上覽除目問翥才術如何趙鼎曰聞其能辦事上曰
不須更問某人薦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

不慎用一君子則君子進用一小人則小人進上曰君子剛正而易踈小人柔佞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忽也 右司諫趙霈請命有司條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裁節浮費上曰此疏極關治體過防秋便可施行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每如此何患不能叶濟中興正恐賊騎既退國家暫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上曰趙鼎記此可為戒 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主管殿前公事劉錫神

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趙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州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此言錫中乃退 金左副元帥昌遣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歸行在癸酉夜魏良臣等至常州見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甲戌夜良臣等至許市過知樞密院事張浚于舟中良臣等具告以敵所言且謂敵有長平之役浚即

曰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乃密奏使人為金所誅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又勿令再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為所得浚遂騎馬臨江召韓世忠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自倍浚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 十有二月乙亥朔輔臣奏事上因論祖宗創業艱難未嘗不以躬儉為天下先蓋儉則不妄費不妄費則征求寡而民心悅此所以得天下也宣和以來世習承平之久奢侈極矣馴致禍亂可不戒哉 乙卯布衣

王蘋特補右迪功郎蘋候官時寓居吳江守臣孫佑言
其素行高潔有憂時愛君之心召對後四日賜進士出
身除正字上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
子大抵儒者能通世務乃為有用 丙戌夜月犯昴太
史以為教弱之象上以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
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
廷措置如何耳 初張浚至江上令韓世忠募軍民王
愈王德持書抵右都監宗弼所為言張樞密已在鎮江

教見浚書押色動即以右副元帥昌書約日索戰已
丑權淮東安撫司公事趙康直劾泰州兵官任顯不伏
使令上曰康直既權帥事自合施行嘗記朕為元帥時
有一部將醉入酒家壞其盆盎朕捐白金償之而斬部
將自此更無一人犯令者大抵用兵當以威信為先

辛卯上謂輔臣曰韓世忠近以鱖魚鮓來進朕戒之曰
朕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貢口味
非愛君之實也已却之矣 壬辰湖北制置司統制官

牛臯徐慶敗敵于廬州 乙未詔陳獻兵書進士葉汝
舟賜帛二十匹 丙申淮南東路轉運判官郭楫罷先
是上命漕司以米萬石接濟水寨民兵及是五旬而未
有顆粒至者侍御史魏矼言楫不才慢命上曰今日大
敵在前欲臣下趨事赴功不可不大明賞罰有賞而無
罰是猶有春夏而無秋冬也萬物之生何由成實故楫
遂罷 丁酉侍御史魏矼言日食正旦乞下有司講求
故事上曰日食雖是躔度之交術家能逆知之春秋日

食必書謹天戒也。砭之言良愜朕意，宜下有司講求故事。凡可以消變者，悉舉行之。戊戌，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吳玠復辭兩鎮之節，且言子羽累年從軍，亦薄有忠勤，可錄念其父韜靖康間死節京城，其母恐子羽斥死嶺海，無復自新。非陛下善善及子孫之意，伏望聖慈，特許臣納前件官，少贖子羽之罪。翌日詔玠篤於風義，降詔獎諭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而服子羽之知人焉。庚子，金人

退師初右副元帥元顏昌在泗州而右都監宗弼屯于竹塾鎮嘗以書幣遺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持橘茗為報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時敵師既為世忠所扼會大雨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僉軍又為飛書擲於帳前云我曹被驅至此若過江必擒爾諸帥以獻南朝俄聞上親征且知金主晟病篤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

士無鬪志過江不叛者獨常爾佗未可保也惟速歸為善宗弼然之夜引還

龜鑑曰惟紹興之四年趙忠簡公鼎實領右揆之命當時王音宣諭謂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鼎即對曰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於是移張浚於金陵進光世於當塗起世忠於維揚復起張浚而董其事自張公之出行邊郡也今年命諸將觀機會明年檄諸將觀兵勢今日召諸帥議軍事明日命諸帥分軍屯書押之示金人動色號令之下奔走惟命不曰今日之事有進擊而無退保也則曰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與敵共也大儀之役伏兵四起貝勒就擒壽春之勝展幟示之敵衆奔潰鎮江勞軍韓世忠移書烏珠有張樞密在此之言諸豪相顧失色敵於是有雪夜之走采石徇師之令一下諸將以

死塵戰我於是有李家灣之捷嗚呼富平之失此魏公也後乘江上之勝亦此魏公也人無愚智作之則奮師無利鈍激之則銳茲非其驗歟

癸卯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樞密院事以胡松年再往

江上故也金人去滁州將官盧師迪引兵至竹塾鎮

過敵千餘騎敗之

宋史全文卷十九上